

莊獻

大中祥符三年夏 上謂起曰知朕有 即入禁中懷金錢出

劉修儀莊重寡言下令為臺王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 進

殊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

李氏所生子
後為仁宗

七年三月丁夫以

皇子受益為 將軍封慶國公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

外係望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

舊國公食邑三千戶合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

所生于是五年劉皇后已為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宗常

呼后為大孃婉儀為小孃

天禧二年二月丁卯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

是宰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悟好弄樂善孝謹致篤迥然老成而

未正對爵人情中外咸所屬望願早設崇建上謙讓久之許為

丁酉群臣上表請立皇太子表三上許之先是寺丞陳抃中上

後古要道三篇上召之上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

者至抃中進漢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召對便殿勞問

久之尋擢為右正言抃中恕之子也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

子改名禎大赦天下以衆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
禮之如師傳癸丑上作元良歲賜皇太子禮之如師傳癸丑上
上坐元良歲賜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九月辛巳太子
賓客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臣獲陪侍皇太子奔動由禮不輕
放冷宮雜劇未嘗 瞻仰无不恭肅上曰嘗居內庭 太子天
賦仁德嚴重溫裕 之慶也 四年以宰相 準素輕曹利用
丁謂 不豫难于語言政 謂等媒孽之準 思宗廟之重
可以輔之 林楊億 所謀謂美懼 諾其請七月 利用加
平章事然 等遂告變用懷政矣 準乃貶懷政誅有殺弄
奏曰陛下有兒子乃為此論 搖迪之力居多十一月乙丑

朕迺來寢膳頗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 德漸成皇后素
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于外皇右居中詳樞
卿可議之閏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
諭以尽心轉輔導諸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時太子虽听事資
善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為憂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
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后厚于太子則太
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惟演以為然因曰后兩宮由是益
親人遂無間
乾興元年二月上不豫浸劇自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蒞軍
國入則省視醫藥皇以后悉傾宮中財用遣使詣天下寺觀為止

祈福不可勝紀上每言皇后造次不違規矩朕无憂也太子動息后必躬親調護至于乳保小臣皆輟勤怠歲久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迥天賦非常情所及焉戊午上崩于延慶殿仁宗皇帝即位軍國事權同太后处分丁謂欲去叔字王曾不可乃止時中外洵々曾正色獨立朝庭賴以為重秋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曾宗道為右諫議並參知政事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王曾建此說也東之故事請五日一御言帝石去宰相率百官表賀太后哀慟令內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十月己未附真宗神主于太庙初太皇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復神主參知政

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李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論李維晏殊与烏初詔双日自是隻日亦召烏上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寺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夾供立不誦每誦礼兒必莊上亦為竦然改听十二月京師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天聖元年癸未命御使刘筠議裁減冗費從裕之言也夏四月辛丑中書河東陝西部署并奉使契丹從之判吏部南曹丁度事一增勸諍官二增河東河北役兵補坐私罪

杖者听 戒外戚云 上封者 而御史 御史以下各 缺
不補故言及 日行法令審故事

丙午命御史姜同放天下 安殿乙卯詔群臣就觀御史鞠詠
言陛下 决屯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 臣願陛下投進
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宝以訓勸農兵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水之
恠何足尚哉天聖二年春癸未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
願治之意三月皇太后諭宰相曰北擇儒臣侍上誦讀深有開
益秋七月以叔知開 薛奎為諫議大夫叔御史中丞上疏論
擇人崇節儉屏声色凡十数事賜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
皇太后微時常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既如其言遣使召

之不至就問所須曰道人无所須也 玉泉寺无僧堂長芦无三
門后念之故有是賜寺門起承中城減輒為蛟所怀后必欲成用
豐成小門乃成言蛟畏鉄也生錢数万

天聖三年春江東主簿王堪上疏陳十事復制科置營田丘義
倉復闕武之法與郡季減度僧寺士上以堪季通世務命試季
士院甲子皇太 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脩事帝
覽七月辛未詔西川所造綾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事
者以為言上謂輔臣曰朕政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臣約
一錦之費可為絹數尺陛下崇節儉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十二月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代廩米之下者貸畿内民

期以三年償鹿巴之半又散置桑場數十第取半償民爭赴之乞春无飢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程林叔三司事建此議從之凡出米六十万斛天圣六年夏四月癸未命燕肅寺設蠲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五月詔罷温鼎廣寺州貢柑罷咸陽民元守毫貢黎七月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言詳定三司欠負凡放天下二百三十六万十二月以范仲淹為按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却守縣令斥游惰去冗僭令選季敦教育養將才寔邊備保直臣斥佞人朝廷无過生灵无怨以杜奸雄凡万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晏殊客也殊荐人充館職曾謂殊曰捨仲淹而荐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

殊從之辛巳上封者積稅之利欲流天下通何无何 月參

政魯宗道卒太后 石何如主对曰唐之 參知政事吕夷簡

久不用士選授 張耆上尔 行用

明道元年 帝皇后即位 妃默先朝妃 后帝不自知疾草

苑中攢塗于嘉慶院 宰相吕夷簡奏事因曰 相以預宮

中事耶引帝偕 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 簡請發哀成

服備宮伏奠之時有詔欲鑿宮 喪夷簡遽求对言鑿垣非礼

喪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延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

三反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礼異日必

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妃既生子太后使劉美等訪妃親屬得用和于民間補三班奉職癸巳迂用和禮賓副使八月壬戌大內火燔入殿百官晨朝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紫門百官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臣願一望清光帝奔簾見之夷簡乃拜丁卯大赦時官者置獄治大事得縫入火斗已誣伏下開封獄知府程琳以為不然御史蔣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歸咎宮人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寬其獄竟无坐死者殿中丞祖宗諒佳詔對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請太后還政言尤懇切皆不報

明道二年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甲午皇太后崩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詔皇帝与太后裁处軍国大事之語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壬寅進遵為皇太后甲辰改葬永定陵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成礼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爇具用和入告上嘆曰人言可信哉乃于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娘，平生分明矣

仁宗聖政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崩夏四月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初獻可抗言太后還政太后怒竄于嶺南至是錄之壬子

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因緣親戚同章表若傳宣有司
寔封覆奏內降除官輔臣審處分別非罷創脩寺觀毋獻乾元節香
及山儀帝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召知應天府宋綬
范仲淹赴闕丙辰黜江德輔臣而德明等交通請謁斥遂
恐借以為亂上不親政夷簡首疏陳八絕女謁踈近習罷
耆夏竦等皆大獨不附太后簡方押后臨朝此以干
軍政閣中得德用前密李迪王隨李諮蔡齊樞三司使
范諷右司諫戊午減天下余餉遺近臣侍史知雜事陳
范仲淹以江津京東災傷問曰宮掖中半月不食當如何今
教路難食不卹甲申命仲淹安撫江南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

禁淫祀奏蠲戶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
擬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上嘉內之七月
戊子詔以旱蝗去尊号令中外直言得失八月丙申贈修古為
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壯獻時權倖用事人顧望
畏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間撓初貶通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
卒于官貧不能歸賓佐賻錢五十万季汝泣白其母曰柰何以
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內帝思修古故優贈之癸卯詔凡除轉
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甲辰詔以西川綾
錦易為細絹供軍湏時上富于春秋後苑珠玉之工頗盛于前
時御史龐籍言今冬螟為灾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拓拔陞

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費以先民之急上深
內之十一月召孔道夫為右諫議大夫戊寅大理評事川渙為
右也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又何福可庇于民時盛暑靖對
上極言靖脩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而上；
優容臺諫如此；中有云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官無用之物
內帑有余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布告
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民感召和氣雖造百塔无以及之若
從无用浮費民益怨矣甲寅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
姓何罪而羅此默禱上帝願歸咎于眇躬得象對曰臣等不能

輔理宣化致灾斯民且貽陛下憂今全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
心矣富弼主北事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見廟門是日諫官余靖

等言灾異屢見飛皇為孽陛下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
不令殃及万民于是歷言朝廷君臣上下有如是之失大臣有
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杖乞遠加竄逐又言天下之勢日可
憂惧天人灾異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輔助之至或朝廷尚
庶朝廷 七月 平從富 使副提 擢之或不 從仲淹

之 按察使 諫官 聞不 謂輔 過務為 史刘湜 言
歐 之人 只賴 言便 可以利民委任之 按察使未有
大郊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懼近日 任者漸多州縣方欲
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其近降劄子乞賄还不使自沮按察之

叔為貪減老繆之吏所快九月甲申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
密使衍裁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數十數輒
內帝前諫官歐陽脩付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九有
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參政賈昌朝
為樞密使青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諫官蔡襄孫甫等言執中
不孝剛復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已乃命中使
即青州賜之且論竟日朕用卿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感人言
力用卿示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言陳執中耶
朕已召之諫官乃不敢言冬己酉知諫院蔡襄知副州以老乞
卿即與孫甫俱論執中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襄先得請甫使

契丹未回蘓舜欽等坐

擯斥王拱辰自喜曰吾一奔綱盡矣

事見朋黨門

知潞州尹洙上疏畧云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之而能

終於沾固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
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
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尔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
遇之深豈有任之不能終者哉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撰碑文以
賜之後有言其阿黨遂復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府如文皇元
成而間言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
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為易終之寔難又云公論之與朋黨嘗係
於上意不係於忠邪御臣太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

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臣之深慮也詔如天禧政事置諫官六員見聖慶曆五年春乙酉參知政

事范仲淹知邠州樞密副使富弼知鄆州二人既出使諛者益

甚凡在朝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奏疏一請若即有

表謝上明逸表得扶朋黨詔罷仲執中百二十膽

頗彰勞之敢私直李士知上言畧可未申餘萌

也而仲淹安撫河東秦固執行之田况奏欲汰冗兵畧門

歐陽修言朝廷施行變更富弼弼官之議又言富弼盡忠被黜

不報韓琦論富弼責補閑郡何負朝廷疏入不報韓琦不自安

求補外迎英閣讀漢書高宗封信齊王事上曰高祖之從諫善

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不尽其忠不然

何以基帝業也章得象罷政陳州御史裏行孫沆教以為言遺

拾知制誥余靖知言州御史刘元瑜等劾靖失使者礼对契丹

為番語也冬十月詔罷按察使之名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

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是命初議覃恩百官優賜軍士參知政事

吳育曰无事而事而僥倖誰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

臣曰外人恐執政宜防誼諱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

願母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乙未迎英閣讀經武聖畧至

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私錢貿易佐公用人

或繩奏之太祖及令尽除所通稅上曰任人如此孰不尽力哉

慶曆六年春二月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
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歸願罪朕躬而无及臣庶也凡民
之疾若益思詢究所^而安利之壬寅上謂臣曰前日除用和子璋
為閣門副使今次子珣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
与天下共也倘戚里之家兄廷補如已欲朕何以待旧勲乎昌
朝对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
輕授非為示天下以至公柳公得全外戚之福也王拱辰為三
司使建議復摧河北鹽漕臣魚周詢別議增筭云歲可得緡錢
七十餘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頃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

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張方平見上謂曰河北再摧鹽何也

上曰始義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摧河北鹽犯輒死死世

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 某禁世宗許之

今兩 卿語 以手詔 詔下之 報上恩且 涕^{餘見}畜狐兔

鳧 事非專故事乞 之陰陽 之訟再敗 言編修唐 卯

上封 已是一石 十方米此但引一路之弊 古称聚斂

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与朕結怨於民亟下詔止絕之唐^張

英^改 八年宮中衛士之变勾當皇城司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

要 楊懷敏夏竦庇之領賊如故御史阿剌等数上疏言上諭却曰

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却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故

臣有碎首今陛下无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

過在君上；欣納之甲寅幸龍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大宗
游藝集真宗幸澶淵詩又出手詔賜輔臣又詔翰林李士三司
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聞失左右朋邪中外陰詐州
縣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凡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
坐上對宰相執中固辭上諭至三四乃听西府歸而上之時夏
竦知執中不季實為帝謀欲困執中也執中方辭未許參政宋
庠曰兩漢對策本延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自比諸生非所以
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許之論者以為知体对方平魚周詢所
情臣永具亦條對夏四月御史何窅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

于常安无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尔極論夏竦

奸邪會京師无云而雹者五上方坐便坐趣召翰林李士德頃
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辛酉
竦罷樞密使知河陽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䟽食夙
夜禱于上帝倘霖淫未止當去食啜水異移灾朕躬然不欲使
外聞之嫌其近名尔宰臣文彦博荅曰今景氣澄晏寔至德感
通也

皇祐元年春正月丙午幸後苑堅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
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秋翰
林侍讀李士張錫講書禁中上歎其博李飛白書二字博李賜
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

時貴妃方罷幸錫故以此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皇祐二年六月講書迎英之但有太宗徒儉今人

重廷若下戶田三溝壑誠如律曉告揮有司肆

赦帝謂寬大以託以圖嚴切祀以之四月庚子

迎英誨如楊安國曰鼎為烹飪成器之象其犹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則必有顛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重也丁未御迎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得无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虽盛暑亦未常倦但恐卿等勞尔寸

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以非內惑声色則外寤兵默武陛

下即位三十年致；聖孝維堯舜之聰明不是因頓首謝五月

眉州彭山縣上瑞麥苗一莖五穗者教本上曰朕嘗禁四方獻

瑞令^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勸之六月无為軍

獻芝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昆虫之

異烏足尚哉知軍茹孝標免罪仍戒天自今毋得以聞戊子汝

州都部署楊景宗求為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

豈不念之然性貪暴老而益甚今与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

許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朕司以長吏不理聞者甚多中書未

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甚者罷之小者易

之彥博升慙謝而退于是自鄂州王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

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甲子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飢而劫米則可哀恣而傷主則難恕小民無知終緣飢而又曰用刑寬則民殘為政者嘗得寬猛之中使上下无怨則水旱不能尔卿等宜戒之十月上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者以草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奉臺官必以上語載勅中乙亥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郊聞發運轉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為能雖名和糴寔抑配尔其減今年上供米百万石皇祐四年二月戊寅上謂輔臣曰東南比歲不登民力匱乏常詔損歲百万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江南調發軍儲是

一歌 之法試 則覆虛 列侍觀 下當与 陛下 臺

上 五年夏四月丁酉迺英閣講書因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拂如流水之趨下視群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不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季士孫祚為諫議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畧无威儀久处顯要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絕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多者庶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无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

言趣令視事秋庚戌上謂輔臣曰如聞諸州軍當于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雪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能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常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太醫進方內犀牛角 其一通天犀也

內侍 物 午殿 事者多 久矣朕以 癸丑御 日馬遵

也中復 及李林 人主然 天下公議 少卿周湛 辞

上諭曰 恐对曰臣 月乙丑 之與 知審 不寔之罪上

曰州郡 聞今守臣自陳墊怀官私庐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

五月先是少不雨帝問翰林呂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

則旱帝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綽受命知河陽數月乙丑詔留

侍經筵六月戊戌知永興軍文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判并

州富弼為戶部侍郎刘沆平章事加兵部郎監修國史彦博与

好並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黄門數輩覘于庭士大夫相慶得人

後數日翰林李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其以語修且曰古之求

相者或得于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帝卜哉修

頓首稱賀癸卯李士張昇為右諫議叔御史中丞上嘗語執政

昇情直可在風憲使代孫抃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感謂

三得人也甲辰知鄆州厯籍知并州後知永興籍過京師入对上

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

廷高選陛下拔之其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彦博犹多私至

于富弼万口一辞皆曰賢相也藉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用之未几又以一言毀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秋戊辰資政殿大李士吴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增育曰全言要切寔四海之幸知而形之于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乱照姦險而致治安危万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群書不覩不達則博覽无益也帝益重之教欲大用諫官誣奏育河南貸民錢事遂命出師十月丁卯迎英閣讀史記龜策傳上問古人動

作必由此乎孫抃對曰古有大疑既決于己又詢乎衆猶謂不

有天命乎于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圣人貴誠默与神契然後為得也上善其對壬子迎英閣左氏鄭人鑄刑書王沫曰子產以 國之法鑄之

于鼎 民 太史 免于 矣 嘉祐 雪壓 二月壬

今日 書四 三歲大 執政請 戒知制 加大 可謂

名而 六 三寺翰林李士范鎮 司會之言吾媿之而不敢

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对所 引唐穆宗恭宗以死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默之光是于三人中独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執政亦以為當默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其右宰相而攻人主

比之谷求不肯為詞翰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姜師德却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遵考官也乃為之詞已而諫官楊政見上曰蘓軾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先付史館上悅從之七年冬丙申辛龍奮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見祖宗御書又幸宝文閣為飛白分賜從君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遂宴群玉殿傳詔李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庚子再會于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群玉殿帝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樂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

琦至御榻前賜酒一卮從臣霑至暮而罷八年春二月癸未上

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寺徒以下釋之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于景福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幕裯衽皆質素暗弊久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上如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景祐君臣議樂

景祐元年十月壬午龍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
宋祁同按試王補律肅時判太常寺達言旧太常鐘磬皆設色
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声益不叶故有是命
帝親閱視律題其背以属太常肅等即取鍾磬剗滁考繫用律
準按試其声皆合二年二月燕肅等上考成樂器并見工人戊

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同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律準視右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繫黃鐘則為大呂繫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坏朴創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兄福應人編鍾鑄无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凌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旧鍾亦有材所製者軒轅氏命伶倫裁竹為律復令神瞽叶其中齊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翹其樂傳之夏古不刊之典也願听臣依神瞽律法試鑄鍾一簣可使度量权衡叶和詔許之

乃就錫慶院鑄唐申太常博士宋初上文樂備義二卷夏丁巳

李照言奉照製玉律以候和氣請于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柅黍及下恒州河內縣取段苴從之戊辰命宰相呂夷簡王曾都太管勾鑄造大樂編鍾參政宋綬蔡齊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樂院鄧保信專監鑄造仍以內入都知闕文應提奉始照既鑄編鍾一簣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柅黍累尽成律鑄鍾審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律照因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其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一管定法唐午詔中外臣僚泊草澤之士知雅樂音律者許所在荐聞或自言侍御史刘繫言樂之大本与政化通不

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帝善其言不能從也五月李照上九乳編鍾音鍾舊飾以旋蓋改為龍并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別總不為編鍾辛卯命上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合右則絃竹匏土草木以當更制以脩獻享六月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改制雅樂碑叶絕音謂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制之或未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輒欲變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諫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鍾又欲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虽愚昧切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大樂荐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脩行盛礼燔柴岱岳塵土汾睢振前王久墜之風夙歷代難行之典歲事之際雅樂具陳用以格明神服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間言若一但輕用新規全出旧制臣切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旧樂時帝既許照製器業已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先是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為一區而四清声相承不擊乙丑照言十二律声已脩余四清声乃鄭衛之樂請于編懸止由十二中齊去四清鍾則哀思邪僻之声无出而起也馮元等駁之云鍾磬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等以為不可其鍾齊十六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独見臣以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鍾叶

調清独有司別設以聞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景佑二
年秋唐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
費甚廣請付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鍾磬頗與衆音相諧但罷
其增造仍詔諭修睦和知杭州鄭向言推官沈逸阮曉知音律止
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二詔令逸赴闕先是所撰樂書
所上言縣設建彭初不考擊又无三鼗且旧用諸彭率多陋敝
于是勅馮元弔詳典故甲辰元弔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
設四散鼓于縣門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
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于古文无法之便時弔奏可而散鼓于
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虽擊之皆不成声故常賴散鼓以為

樂節而雷鼓靈鼓闕而未制今既修正雅樂宜申勅大匠改作
諸鼓使考擊有声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
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康成當四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鼓
之數不具于經然神有尊卑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後元
弔復奏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随月叶均願无以節樂而周
官鼓人以留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縣
内始有晋鼓矣古者鑄鍾擊為節儉而无合曲之曲文射有二
鑄皆乱擊焉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
總考十二鑄鍾而樂二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者黃鍾太簇
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环而擊之

宗諤言金部之中鑄鍾為難如一声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
鑄又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
黃鍾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
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常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韵克諧國朝亦
用隨拘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
隨均為節便于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
以重樂尊王制也詔從之辛酉上作警蹕曲付太常隸習名曰
振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以名无取改奉禋作景安四祐安五
具安四曲在元年大安曲在元年独元率安當考云己巳崇政
殿召輔臣觀所樂上出双鳳管下太常隸習之其制二管以足
律声管端刻飾双鳳施兩簧焉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
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
絃以象律呂之教文敕更造七絃九琴皆令圓其首以祀天方
其首以祀地命李照同修樂書丁丑内出景祐樂隨新經六篇
賜群臣其一擇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办音声四圍律相生并
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教配五千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
量权衡皆本之于陰陽配之于四時連之日月通于 鞀笙演
之壬；式遁甲之法九月李照言太常所用祝四面尽時并未
合古制請易以音龍朱雀僂盡白虎元龜以配五方從之又与
鄧保信作銅方響五架樂工以為不可施用罷之隨制内宮縣

二十簠以太磬代鐃鍾而去建鼓武后稱制改用鐃因而莫草
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癸未元等且
言古者持磬以代鐃鍾本施內宮遂及祭祀考擊之法宜鐃鍾
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依均合曲之制則時磬固宜不出
未均與編鍾相應為之樂節也詔可丁酉李照為刑部員外郎
賜三品服其餘迂補有差以造新樂成也初照謂舊樂磬高乃
以太府尺為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獨任所有更造新器所
定黃鍾律又聲極下樂工歌其韻中无射倍擊磬又鏤破舊鍾
磬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樂工知不可不
敢非之閻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照自造謂今單策乃邠詩

蕭管詩庸發且人單策首伶人謂之蕭子其名出此于是製大
管單策為雅樂議者噪之翰林李士承首章得象等言宋初所
上大樂首儀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
後先故旅進軍作而无終始之別且鼓鼗者所謂導舞也鐃者
所謂通鼓也鐃者所謂和鼓也饒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
樂也雅者所謂陟步也寧有導方始而參以止鼓以既推而亂
以通鐃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于右執戚離為八例別使工人
執旌最前鼗鞀以發之鐃以和之左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
也則鳴鐃以退行列樂雅以陟步舞鼗鞀鐃相皆罷而不作如
此庭叶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冬禮院言魯隱分五年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
中婦人无武事独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為說故
章太后廟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既用鑄鍾其後
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金石之樂尤為失礼前詔儀奉慈
之樂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鑄鍾取陰教尚柔以靜為躰今
樂云大鐘舞進于盾頗戾經誼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景祐三
年丙辰詔翰林李士馮元礼賓副使鄧保吉吳鎮江節度推官
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旧鍾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
吳中范仲淹前知荻州荐瑗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乙未

馬元上鉅黍新尺別為鍾磬各一架六日丙寅礼賓副使鄧保

信上所製樂尺并合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权衡詔馮
元聶冠卿同校足以閉秋馮元聶冠卿宋初上景祐廣樂記官並
八月右司諫韓琦言樂音之起生于人心臣初計之不若寔作
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令政平簡得純熙洽海内擊壤鼓復以
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民以氣象求乎就達其原又當究今
之所急且西北二邊久弛備宜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
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音律法所造管天鍾
磬度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二
年迄无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
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闻九月十

度言鄧備信所製尺推以算法類皆差姓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中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此逸瑗所製又後不同差黍有同長大小保信所用者因黍又首尾相御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者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鍾磬今款數器之制參伍无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垂今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同黍累之及首尾御又与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令方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大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與上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尺袤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厘為分十分為寸虽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音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余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律筭有所製作宜不几近攷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一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硠肥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盖尺之生物果虽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晋秦怡十年荀公曾魯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為晋之前尺公曾以右物七呂勘之一日始洗

玉律二曰小呂三律三曰丙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
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公曾尺揆校古器焉本名尺
寸无差前史稱其用意情密隨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
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
合竊惟周漢三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
今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暑史籍可以酌
驗者惟有漢錢而已周云圜法歷載壙遠莫得而詳察之半西
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西孝武之世行五銖下泊隋
朝多以五銖為号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

刘歆制銅斛之法及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

鑄貨布貨泉之類不問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
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經一十二分刀还如大泉身刑如
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尺五寸廣一寸首長八分有
奇廣八分足拔長八分間廣二分因好徑二分半貨泉五銖徑
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
大輕重与本志微差者盖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
校其手足內好廣分寸皆令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
知矣問經藉制度皆起周世知刘歆術業之傳祖冲之算數之
妙苟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
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鉄尺与宋尺同以銅鍾律以均田度地

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鉄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厘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各陽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貨布錯刀貨大泉等校之則景表長六分有奇畧合宋周隋之尺自此論之銅斛與貨泉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及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庭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苗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歸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於鍾律之季者但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林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常施用後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長去古弥遠又逸進周禮度量法欲先鑄嘉童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踈舛不可依用謹考唐文丹造景表尺一校漢鉄尺二并火泉錯刀貨布泉摠十七校上進詔度等以鉄尺景表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升太常新舊鍾考定音之高下以詞度寺奏非素所習乞別詔撓者摠領校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歷代尺度長短未録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院逸為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詔逸瑗作鍾磬律度按之虽与古多不合犹推恩而遣之

室元七年七月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鍾律常覽景祐廣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用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初聞太常旧樂堯有存者郊祀大礼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朱綬御史中丞晏殊同西制詳定以綬等言李照新樂比旧樂下三律衆論以為无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鍾磬不經照鑄磨者犹存三縣竒七虛郊廟殿庭可以更用乃詔太常旧樂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論樂同異

皇祐二年三月詔罷今歲親祠南郊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院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詔堯臣未見年月請用之於明堂者堯臣等言自唐末多故樂文缺墜考擊之法久而不傳今若使匏上絲竹諸器尽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蕭瑟和果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箏琴五器本清聲五絃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晉製譜法至敬亡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之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太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余以均尽如常法至如絲竹等諸品旧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无清聲者未可創習求法且實如旧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

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而不至是累至和清止以正聲作歌
度合諸品亦自是一音別免差戾其阮逸所與聲諸以清濁相
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于鄭聲不可用詔可丁卯以御撰黃
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隸習之九月丁亥帝御崇政
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課官視雅樂自宮架登歌舞脩之奏凡
九十一曲編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院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
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郡臣又出新制頌損匏笙洞簫仍令登
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場大樂鼓吹令登至
樂工徒吏緡錢五有差十一月召太子中舍人致士胡瑗赴大
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太樂而言者以為鑄鐘特磬大小
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閏十
一月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王
之盛不相公襲然必太平始克明脩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
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先武中興
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始收定
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術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
乃定國初亦循用三朴竇儀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知
峴感下一律貞宗始議隨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樂經久墜李
士罕專歷古妍鞞亦未究緒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
之人嘗為改更未過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

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定
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祭祖宗之功德朕
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季鮮並互詆肯臆无所緩批慨然希
古靡忘于怀于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祕閣詳定
太樂王堯臣等言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今預詳定仍乞借
參政告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春詔未磬石訪民
間有盛古尺律者上之甲午詔兩制禮官議定國朝大樂名初
胡瑗請太祖廟舞用于戚太宗兼用于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
圣功德然後議者謂國朝宗廟之舞名虽不同于羽並用又廟

制身古異及後建言上條召定樂名而已秋丁巳翰林李士承

肯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
自景安而下十三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安靖之義
亦緣神灵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名宜名大安詔
以太祖安天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
其德盛而朕之承聖烈安祖宗之安仁厚俗十二月庚子以
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
書補亡二卷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
古本漢志之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
一萬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赤以制律是律

生于赤：非起于黃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一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赤，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以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赤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千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為是。蓋累黍為赤，始失之于隋書堂時，誤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華夏，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号祿知音，亦不能更造赤律止。

治隋之古樂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赤律，更以古器參考，得其真。乃詔王洙、典鎮同于修制，所如庶說。造律赤，籥律徑三分，圍九分，長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赤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五，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謂一桴三米，黍也。赤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无微音。國家以火德，王微厲火，不宜調。今以施相五行相生法，得微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无容輒異。

有擅高下輒輪之帝召輔臣覲庶所進律尺禽又令庶自陳其
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今撰書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
音迭相為生衍之成八十四調旧以宮徵商羽角次第配七声
然後加變宮變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
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闰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
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无窘韶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
吹律以听軍声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
是時胡瑗等制樂以有定說持^推恩而遺之鎮為論于執政曰今
律之与黍所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朕文
也古人豈以唯曉不合之法書之于史以為後世感乎殆不
然也考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于古以律
而起亦其長与空徑与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數无不合之差誠
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
百一十餘算法固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
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躰^本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
三分四厘六毛此古太矣故圖十分三厘八毛而其長止七十
六分二厘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躰本不方非積之非也其空
德三分為九分長九十分積十八百一十分非外来皆起于律
以一黍而起于九十亦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
議者独于律則謂之索虛而亦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

長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徑三分四厘六毛十分厘八毛長七
十六分二厘之起于赤口今之法疏密之果其不同可見若謂
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非朝廷制作之意
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无姑洗夾鍾太
簇等教律就令其律与其說相應鍾磬每編總易教枚因旧而
固新敏而為之旬月之效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听
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真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曰陛下
制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体烈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
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决盖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
均惟樂者和氣也祭和者声音也声音之生于无形故古人

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无形之声音得而和
氣可導也有刑者柷黍也律也赤也籥也輔也箒教斛也箒教
也权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
而不合刻為非是矣有刑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刑之声音和安
柷可得哉于是條十分是非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
柷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柷一桴二米又云一柷一米後
漢任城縣產柷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戴之以為嘉瑞又
古人以柷黍為酒者謂之柷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
惟賜一鬯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二可貴也今柷黍取之民
间者動至數斛柷皆壹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為

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毛圍十分三厘八毛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毛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毛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刑六圍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文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挾壬子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于量則由黃鍾之龠施于权衡則曰黃鍾之重施于赤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赤又不起于黃鍾此赤之為非是也三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

琖其軀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令龠乃方一一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籥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駙法方赤圓其外深赤容六斗四升方七者八寸之赤也何以知亦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赤好三寸以為赤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赤既以為赤則八寸十寸俱為赤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又八赤為步今以周赤六赤四寸之赤也六赤四寸者十寸之赤也同謂之周者赤是周用八寸十寸亦明矣故知以八寸赤為駙之方十寸赤為駙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

黼方亦積千寸此黼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亦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廐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名曰律嘉量斛方亦九其外能旁九厘五毛幕百六十二寸深亦容一斛今斛方一亦深一亦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圓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黼其重一均中聲鍾黃鍾漢之斛其重二均聲中黃鍾斛之制有容受有亦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权衡為是非八也又按鳧氏為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其次以一為之厚以今无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裾句一矩股半其博為一肥為之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无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刑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間黍之二米焉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二分四厘六毛孰是律之起亦與亦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黼之方亦圓其外深尺與方亦孰是斛之方亦圓其外廐旁九厘五毛與方亦深亦六十二分孰是筭數之以九分與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

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并斗輔斛以校其容受容合然後下詔以求其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每鍾磬合于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六律本未定而詳定脩制二局工作之費无慮千万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也然後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卒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患此臣之所尤感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以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政令不亦大乎昔漢儒議鹽鉄後世傳藍鉄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隳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脩制二局俟貞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死事于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与之論办以為弗合世鮮鍾律之學卒莫必其是非焉十二月丙府及侍臣覲新樂子紫宸殿凡轉鍾十二黃鍾高二丈二寸半于廣一尺二寸鼓六鈺四舞六角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燧徑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俠鼓率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乘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乘間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

十八斤並中新制本律時磬十二黃鍾八品服長二尺浦一尺
鼓三支傳六寸九分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服長尺
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九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
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遍如其厚至應鍾厚三寸
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也大鍾十分其鼓洵以其
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鍾洵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
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
厚非也又磬代為磬倨句一矩博為一鼓為二鼓為三恭分
其版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
博厚无長短亦非也五年詳定人樂所言五制誥正沫奉黃鍾
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軀也言鍾磬依律數
為大小之制者經典无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
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无鐘磬依數大小
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黃鍾
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依林鍾律聲若隨律長
短為鐘磬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感至應鍾則形制
大小此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以無射應為宮即黃鍾大呂反
為商聲宮小而商太是君弱而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鍾特磬
則制度款各依律數等定長短大小容受數仍以皇祐中參尺為

法鑄大呂應鍾：磬各一即見形制磬韻所歸奏可夏翰林李士承肯王拱辰言奉詔詳定不樂此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短長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孟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鍾磬一以黃鍾為率五古為異臣亦嘗詢院逸胡瑗皆言依律大小則磬不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詳定之幸且知陳院李元言曩者紫宸殿朔冬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徃復殆至喧嘩矣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尚近有制氏典_也大樂但能紀其鑑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教年當用賦園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旧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鍾磬而无刑制容受之別又數勸上用新樂于南郊議者多以非後亦不復用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官預覘詳賜定官器帛有差八月甲寅詔南郊且用旧樂新定大安之樂嘗祀外朝會用之胡宿言自古无並用二樂之礼今日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并用其新樂未施郊庙先用

之朝會非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宿為翰林九月乙酉崇

政殿召近臣等觀新樂先是鍾磬之音未合法詔中書門下集

兩制及太常禮官每和鍾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

不決乃命諸家各祚鍾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鍾為万事

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隨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

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吳因其聲猶不失於古

五代之亂樂論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

患其聲高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

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雅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

以尺主律也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号太常為雅樂而未嘗

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

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澤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現

於太常其樂鐘磬頌箎搏拊之器每大舞綴羽籥千戚之制蓋

皆倣諸古矣遠制作之則聽者而知為樂而現者厭焉豈所謂

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惡心正聲其亂雅樂之云者似是而

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犹古樂然今太常獨与教坊樂音殊絕何

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圣人寓器

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阮制作久之卒無

成蜀人房庶亦深計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本末與今樂本末

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与聲朴後世指變為金石鍾磬也

後世易之為方二分竹琴簫也後世變也為箏笛匏笙也攢之
以科墳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敎也貫之為
叛此八音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鍾鑄磬宮軒為聲而
槩用胡部鹵部為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
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孟古者簞席以為
安後世更之榻按雖使聖人後生不能捨楮孟榻按而後俎豆
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夫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於鄭聲鄭
聲淫者豈以之器不若古哉亦疾其_變聲之_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
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沾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
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是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
所奏豈蓋為淫聲哉教子紛：改制鍾律而復度之論指意獨
如此故緝其語以俟知音者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正朴樂
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大濁歌不成聲私賂鑄
工使減銅奔而聲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
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鑄務得古
編鍾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六粵朕
皇祖實鑄龢粵斯萬年子：孫：永室永叩其聲与朴鍾夷則
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其正鈕使下重叩之弁即而
不揚其鑄鍾又長甬而震棹不和著作刘義叟謂人曰此与周
景王無射鍾元異上将有眩惑之_變已而果然於長范鎮言自

臣伏見自歷祖宗旧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太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使樂元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輒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初而陛下疾作此又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設樂時臣屢言刻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樂以俟異特別加制作丁三詔用旧樂

皇祐明堂之議

皇祐二年春先是宗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達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彥博曰此禮之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露寢乃大慶殿是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下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己丑詔以大慶殿為明堂

癸丑詔以季秋辛丑大享明堂先是禮官上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釋日將辛亥

蓋九月二十七日也丙辰宗祀上明堂通議二篇自序畧曰上
簿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謬者正之以合開室一
年之典輔佐一夜覲書之勤其書內降出尋復有詔進入乙丑
內出詳詔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統兼祭昊
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編祭天地太祖雩
祀太宗真宗祈谷二祀本無地祇位當時正合祭天地祖宗並配
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
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尽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况比年水旱地
震稼穡不登移郊為大亨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
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

圜丘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尔禮官習拘儒
之旧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圣
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
所定親獻之禮周于五天帝神州比圜丘之位降陟而勞請命
官分獻帝曰朕于文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
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于左右夾廡及龍
墀上在壝內外者列于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
繪闡以問士甲詔輔臣各禮官設神位于大慶殿上五室內太
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一祖二宗在東西面
黃帝在太皇帝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音亦白黑帝各從本

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于五室
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子郊壇為第一龕位
五官句芒^以丁設于明堂庭中少東南別為露帷五惟十二次
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真栢鈎星以七十二位于東
西夾廡上版設于郊壇為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宮角宿
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二百七十九位于舟墀龍墀道東西
版設于郊壇為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衍原隰
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為上于
郊壇為內壇之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稍為壇墼位叙相
類云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周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
方色用牲十緣國朝南郊雜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十六
分明堂請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人帝
既報可尋詔合祭並備及親獻五帝神州禮官請更增四犢凡
用犢十一羊豕以依郊例各用十六薦日月以下從祀神位從
之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神玉反璠玉初上謂輔臣曰
前代禮神有祭玉璠玉今獨有璠玉元乃于祀典濶乎沙州適
貢玉乃擇其良製為琮玉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溫祭玉之備始
于此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用璠玉下有司作禮神玉于
是造琮璧止用璠玉等九器祭以藏之唐以來玉已不備甲午
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丁酉明堂禮儀使言將來行礼請皇

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赤黃白黑神州地祇位奠王
奠次詣太祖太宗真位奠幣酌獻之序如之又言明堂所用樂
皆當隨日用律從之九月庚戌詔樂曲名常祀同者更之六
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事物配屬五音凡
二十音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
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聲為均又明堂
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无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二十
聲為三曲亦无射為均皆自黃鍾宮入无射如合用四十八五
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撰鼓吹警嚴
曲合宮歌並隸于太周明堂樂見樂門 秩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

獻五帝清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帝祀五時迎氣
所用旧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
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
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
五行本始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
簇為角獻青帝呂為徵獻赤帝林鍾為宮獻黃帝夷則為商獻
白帝應為羽獻黑帝詔函制官同太常議上堯臣等言大享日
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祠八月子孫奏薦恩澤以大
享為罷自知杭州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遵撰明堂圖義邁
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與制今朝廷行此盛禮

千載一辰何斯人之孝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省看詳稱其孝業優博授試大孝助教丙寅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冕服之義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于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近氣不可輟止罷祭神州地祇時積雨彌旬帝請禱禁中甲辰齋于文德殿天日澄霽人情香說已酉朝饗景炎宮庚戌享大廟辛亥享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周五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並特每轉官內臣入任十年亦近改即不為永例冬十月丙寅大晏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辛未詔宰臣文彥博送庠參故高若諾檢討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皇祐三年春丙戌文彥博等上言明記三十卷紀要二卷上為之序鏤板以賜近臣編脩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俟知制誥有闕除之

康定元昊擾邊

仁宗皇帝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母朱氏生元昊性凶鷙殘忍面圓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多道蕃漢文字接上署法律書常携野戰歌太一金忽引兵襲夜落隅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母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從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衣綺衣此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率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

德明无元昊繼立延州以詔報視朝三日贈大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百疋布三百疋副以羊麩上尊酒將奠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与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范中百官奉慰

癸亥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拆司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版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中國雖奉貢然僭已萌矣初对使者設度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為屈又問屋後有數百人鍛声知其必版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制珣為供奉官

景祐元年趙元昊始寇府州閏六月乙丑府州 昊自正月後教入寇詔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秋 月先慶州柔遠蕃部巡檢寇連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万餘衆來寇稱報仇沿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龍馬領敗績還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_文援之次節義峯通事蕃官言虜多伏兵不可過壞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还詔

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以八月徙劉平為環慶路副都
部置上初擢平為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
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借切勢且叛矣宜嚴備
之不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有將畧所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
賜錢百万十月趙元昊自襲封始為返計多招納亡命峻
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羗始衣白窄衫毡冠紅裏頂冠後垂
紅結授自號鬼名吾祖元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偽官分
又武或靴笏僕頭或冠金貼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蹠蹠
穿靴或金貼紙冠間起雲銀帖子紙冠餘皆秃髮耳重環紫
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韞乘麕皮鞍打跨鉞拂民
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元昊初制秃髮令先自秃髮及令
國人皆秃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每款奉兵必率酋豪与一
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未所見擇取其長是
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
乃更廣運來母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洩元昊醜其母殺
之况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
衛上將軍元外置同正員以内殿崇班擢扈候王中庸
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車舍人郭勸為弔贈兼起復
官告元昊賂遺勸等百万勸悉拒不受屯田員外郎張元者奎
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

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
款用之會丁母憂景祐二年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
二萬五千人攻唃廝囉敗死畧盡蘇奴兒被執元昊又自率衆
攻釐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
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
萬總歸路元昊晝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
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唃廝囉并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
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旦已渡河揜旗幟
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
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唃廝囉未獻朝廷議
加廝囉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
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御四夷也議遂寢

景祐三年冬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
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元年再奉兵攻回紇陷
瓜沙蘭三州尽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廝囉擬其後復
奉兵攻蘭州諸羗南侵至馬御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
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寶元二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
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已西廊延
路鈴轄司言趙山遇遣人至金明縣與都監李士彬約降已

令却之詔鈴轄司及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謹乍候如山遇
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已意約回務令邊防安靜初趙元昊
悉會諸部酋豪刺臂血和酒置罽毼中共飲之約先寇鄜延
款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者元
昊從父也教正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持偽告詣士彬絕
黃河南渡發部落內屬而挈其妾入野利羅子呵遇及親
屬二十二人以珍寶石馬來降是月庚子至保官軍知保安
軍未告以告之延州郭勸勸毋鈴轄李謂狐疑不敢受先是
山遇等豫寄珍室于士彬以萬數勸詰士彬士彬利其物答
云無有言未嘗招誘之勸謂亦以自為德明納貢四十年有
內附者未嘗留并議遣還仍約束緣邊勿受降者於是奏入因
降此詔勸謂尋遣山遇還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
山遇等送元昊至鑷移坡元昊集騎射而殺之山遇名惟亮
弟惟永分掌左右兩兵元昊惡其不從常語惟序曰汝告
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
以告山遇山遇款來降與惟序曰南朝無人不知兀卒所為將
不信兄兄必受困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
則細我矣遂告其母曰汝自為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
為汝累當置我空中縱大焚之山遇等如母言及為韓周
所執號稱寬周見元昊于宥州元昊衣錦袍黃綿胡冒不

肯受山遇寺曰延州誘我版臣我當引兵往延州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元卒已數年元卒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十二月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辛未徙環慶路副署殿前都虞侯邕州觀察使劉平為鄜延路副部署范雍為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詔陝西河東沿邊旧与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宝元二年冬甲戌趙元昊禁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兵法建孔仁孝皇帝改元大慶二年天授祀法延神元年遣潘已布易里馬乞點兵集遂于山自詣西涼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二年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偽官抵

延州郭勛李謂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亟尚稱臣可漸以礼屈願与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勛等令韓周与使者及東華門始去胡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宗祖本後魏帝赫連之旧国拓拔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極難受封賜姓名祖繼迁大奔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八章為五音裁礼之九拜為三拜表冠既就文字既行礼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剌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謹遣弩涉俄

疾你廝悶臥並令濟嵬伽崖妳奉表詣闕以聞趙元昊為書
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
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北行間尔士彬
与羗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与飲厚
撫之士彬感泣不数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宝元二年
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籍属揭榜于邊募人擒元昊若斬
首獻節以為足難節度番漢職負能帥族歸順者寺地推恩
是月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鈴轄盧守勤等擊走之賊又三万
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都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
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擡鞍慢罵者懷德引弓
一發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
御之功鄜延鈴轄六宅使榮州防禦使盧守勲為左騏驎使
都巡檢司指使散直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
授官西河人也是日元昊復遣賀九言齎慢書納旌節及以
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婦娘族而去書畧曰既先
違誓約又別降詔命誘道邊情潜謀害主諒非至意皆公御
異心脅妄者有失宏規全忘大体又云因土迫殊幸非僭
逆妬嫉何為

康定元年春鄜延環慶經畧司言元昊遣使至境議和詔所
上表如不虧臣礼受之如初西賊自承平寨退声言將攻延

州范雍聞之惧甚即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地濶而寨柵踈
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請濟師疏入未報而元昊詐遣人
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其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
申声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
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遂乘勢抵延州城下副都部
署刘平領兵与石元孫今軍救延州夜至二川口十里止營
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万俟政郭遵
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為外援戊寅五將令步騎万餘東
行五里平令諸軍齊至二川口遇賊官軍爭奮殺日暮賊以
輕兵薄戰官軍却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却遂而率
麾下走保西南山衆皆隨皆潰平遣其子馳追之并力拒賊
德和不從遂驟馬遁平率餘衆退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
明旦賊四出合擊官軍平与孫元皆被執圍延州凡七日及
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解去城不陷鄜延走馬
承受薛文仲入奏金明縣都監李士彬与其子殿直怀宝並
戰沒詔黃德石元孫領兵边防刘平援之士彬所却仍令延
州招集時朝廷未知延州被圍卑寺已敗故也士彬世居金
明有兵近十万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衆號鉄面相公夏虜
畏之元昊叛乃使其民許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
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當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

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与士彬遇輒不戰而走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真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為内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与其子怀宝俱陷沒雍初聞虜大奔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怀宝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宝遂力戰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不殺十餘年乃卒於虜中癸未朝廷始知刘平石元孫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故也

延州之後左侍禁閤門祗候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属刘平麾下既与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揮鉄杵破其腦而軍皆大呼復持鉄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出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券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断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即仆地被殺知樞密院事王巖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覲知相州天全中巖常使河北遇真定曹瑋瑋曰君異日常柄用願留意邊防巖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

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与漢推易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貫不殺吾使人凡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黷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刘平石元孫等敗詔制卿兵久不決帝不悅宰相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黷及執中覘三人同日罷黃德和誣奏刘平降賊命御史文彦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子仕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奸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狀沒上即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疋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未決也延州之圍既解鈴轄盧守勲与通判臨邛許用章更訟于朝廷亦命文彦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勲遊說知諫院富弼言盧守勲黃德和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遽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始延州民請詣闕告急上召問其得諸將敗亡之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尔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文彦博等劾河中府獄既

得寔韓琦六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晝夜力戰而為
德和所累既被執猶罵賊不已忠勇不愧于古人今坐誣言
所感恤孤憫忠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斬東染
院副使充廊延路都監黃德和知于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
下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
禁王繼元死之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
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敵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
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
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
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文蒿寨遂至
郭北平夜聞不解美恚衆使人持一炬從間上山益張旗幟
四面大譟賊懼走獲中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禁兵築萬
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賊即
引去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
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
出戰皆失利繼宗為流矢中額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
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里珪奮擊賊披靡
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絕糗糧与之師既飽
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敵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
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皂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

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右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
進珪扶其槍以鉄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
箭而還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鈴轄知渭州郭志高
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刘
璠堡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刘用以事急出降
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沒者凡五千餘人
壬申环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庐舍
酒務倉草倉偽大慰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
控中所藏蕃賊不知人数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軍福等
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声言巡边召都巡檢任政華池寨
王胡求錫鳳川監押刘世卿淮安鎮都監刘政監押張立同
議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户蕃官且
或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又遣別將駟所犒蕃官行前柔
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各擊平明城破縱
蕃部軍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
還賊遣百騎襲其後范全設伏崖險賊半渡邀擊之斬首四
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甲午賜涇原駐泊
都監礼賓副使王珪名馬二疋黃金三十兩 瘡絹二百疋
仍遣使抚諭之復下詔暴其功寨下以勵諸將尋命為奉路
駐泊都監復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丙申环

慶部署沂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之功也尋命福知廊延路副都部署十一月丁卯廊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秋秋清者為右侍禁閣門祇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其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荐于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慶曆元年春先是朝廷欲發涇原廊延西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都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議事會經畧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謀者言元昊閱兵折盪會謀寇渭州已丑韓琦亟趨鎮戎軍畫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琦面受福方畧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瀉戰于張家堡南斬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比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之福懌合軍合此好水川宋觀武英為一軍屯落

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兵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志力奔逐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障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鉄騎冲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博山欲据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戾壓懾肅戰死賊分兵八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槍有小校列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賊固耳揮四双鉄簡挺身決聞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福子怀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

騎兵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親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寺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于觀軍西屢出畧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用軍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傳皆死之監羊牧隆城酒稅訾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神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筠俱沒于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人軍士死者六十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室亦以兵來授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纔五里然不相聞如珪望見福麾幟尚在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覲望不進者珪斬以獨乃東望再

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
鉄鞭至繞曲手掌破裂犹奮自苦馬三中箭三馬最得後
其下馬左右馳擊賊殺數千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心敗
勸傳避去不益歎曰英當死君父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
覩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楛乃強射一夕
傳在覩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与賊大軍過深以持
重戒之自馬題覩名以致福軍中待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
督戰太急福等既違即及雖死不足与既而福墮軍孔曰吏
彭忠得傳戒福書其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爛忠辨說二

篇方元昊領軍入寇而福于洙言其素玩循之師故受命

法制不立既入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矣至上深卓馬夏六月
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且出兵掩擊諸族以
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况之言也秋七月元昊
寇麟府州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駐泊鄜監任守信
刘極巡檢黃世寧以兵万人援麟府州又徙圍豐州麟府二
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既久士卒渴之或劝知州
苗繼宣取汚溝之泥以飾牌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
二日當渴死分尚有餘以汚謀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乙
未元昊陷豈州庚戌鄜延鈴轄兼知鄜州西上閣門使忠州
刺史張亢為并代鈴轄專管勾麟府庫馬公事代康德興也

時元昊已陷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之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為界未果因徙使元經度之元單騎和府州城門閉不啟元曰我新軍寫也出所授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虜騎尤時出抄掠漢田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灰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冰泉為築二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毋持兵衛送者均其得德時禁兵敗北無聞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虜游騎北明或持首級來獻元搗芻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我願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窟之幸利皆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李玘瑀堡謀伏賊寒旁草中見老羗方炙羊胛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却問何敢至此元知無備乃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棄堡遁去乃築宣城寨於步馳溝以捍寇路廊延都監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廊延都監始至之夕虜衆号数万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為信領幼兵二十夜出南門与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東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先是屯田負外郎張旨通判府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扼

險敵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時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心震恐庫有買馬絲數千旨矯詔賜守卒皆東望呼萬歲賊以為救至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河內人也鄜州都監王凱者全斌曾孫常出双烽橋染杖谷遇虜破之又破虜青黃羅部舟戰于伺候蜂前斬首三百八十七級焚蕩驅獲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虜圍麟川乘城拒閉晝夜二十一日始解去特迂西頭供奉官代還虜尤抄掠道不通以為內殿崇

汪麟谷公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護糧道於青眉浪虜

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六十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閉不解至募虜潰入斬首八百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迂南作坊副使張岳者府谷人以資為牙將有膽畧善騎射天聖中西夏為覲祭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入腐啗岳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弦弓張鏃指岳腹而穀岳食不輒神色自若阿遇抚岳背曰真男兒也翌日又與岳縱獵双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焉

服岳馬橐駝悉歸所虜如故約州將補為來遠寨王手殺偽
首領俄易兒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廊延廊
府惟岳為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覺兒兩族射殺數千人
斬偽軍王數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賊騎方熾中人
促賜軍衣至麟州虜騎充斥不得前康德与管勾軍馬司事
遣岳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双頰岳拔
矢閉愈力奪馬十二疋而還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南角墜
下賊將登裏囂曰城破矣岳乘陣大呼令兩人持一人來賊
為稍却衆心乃安飛矢中右目不身被三槍晝夜督守又帥
死士閉關護州人汲于河北圖解城中不之水以勞迂右班

殿直然賊游兵常往來境中邀奪餽運以岳為廊府州道路
巡檢至深栢塢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禾獲岳以計于張亢得步卒九百人
護之大敗賊于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于栢子寨
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寨下岳護永誠過賊三松嶺
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犹躍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
皆奔潰特改西頭供奉官以為賞薄又迂內殿崇班賊被豐
州將據有其地岳与諸將一日數戰破偽容州刺史耶布移
守貴三寨俘獲萬計又有王吉為麟州通引官被圍急苗繼
宣募吏民通信求援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

騎百里無所用衆請髡髮衣胡服挾弓矢糒糧詐為胡人
夜緹出過虜問之則為胡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
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問道入城：中皆呼
可歲及圍解除吉奉職本州措使吉常從王凱及中貴人將
兵數十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
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吉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
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不虞常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
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又常
与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之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
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見為王吉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
為頃之大宣挈二首級以至乃喜曰如此直我子也吉每与
虜戰不過一天即捨弓矢袒而出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
張弓扶矢之時直往抱之彼捨悴無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
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与張岳齊名卒不至顯官壬寅知
諫院張方平又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數出無功濟
其凶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輸輓供給
天下為之勞瘁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常就自遠
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為寇三年雖常得逞然重於卒衆故
必歲年乃罷一入建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絕其俸
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值錢數百以此揣賊清安得不

困天夷狄得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業已於大國為仇
儻有悔心勢未能自通誠朝廷雖欲招徠而非特無名事亦
難奉分因南郊大禮宜持推曠因以示綏懷之意或時降一
詔或著之赦文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單使以諭上意足彰
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
為生靈計至千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上喜曰是吾心
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
之福也

丙辰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

且以旬若令為官持私書至州須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

用張方平議也慶曆三年正月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屬羌

陰連虜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堅

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抚之厖藉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

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

奴訛者屈強未常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与約詰朝行勞

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

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以帳中謂世衡必

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人見兀二

族受虜偽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思出兵討之其後百

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奔燧介馬以

待又諫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辟其事請某事輒
因中否而与奪之由是人自勵雖屠販昌憂皆精於射虜
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厯藉言世衡披荆立青澗城若拘以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詔勿門及步州詣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鉄石也
今日為公淚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厯藉等以籍與修橋
子谷塞城也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
种世衡請齋三日粮直持巢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
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甚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美
容谷大破賊而世衡等獨無功未几賊復掠土塹寨美逆擊
於野家店追比至托拔谷敗其衆以功迁右驍驍便還軍也
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
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由廳子部西濟大里河屠礼万多務
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藉与范仲淹交荐之際鄜延都監
迂賀州刺史二年五月癸卯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鈴
轄管勾鄜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為高陽關鈴轄初麟
州犹未通鎖路閉隔較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
鈔隨以兵数万趨栢子寨邀我歸亢所將纔三十人亢激怒
之日若等已陷死地前閉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壬皆
感勵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万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

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于兔毛川元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岳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憊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族以誤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寨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元復奏今所通持往來之徑尔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從元高陽度之西北馬鋪寨當俊橋川

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歎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与蕃

將趙明光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万來戰佯北仲淹戒弗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白豹金蕩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盜少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藉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侍制下臣守邊數年羗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与諸族首領名号相乱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辞甚切至宸二上乃從之閏九月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与元昊戰没于定川寨先是元昊声

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公命懷敏將兵救之已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賞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全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狗西路都巡檢李良_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公邊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比一唐寅領人軍自鎮戎軍西南人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追不可輕進懷敏乃少上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李岳西路都監璘等分兵屯鎮戎城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

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訊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銳其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柵城市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劉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人報已拔柵踰壕懷敏

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几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橋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蕃兵聞于河而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業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冲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矢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几死与至甕城久之乃蘓懷敏選士据門橋 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声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盖廊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環慶路五万 万秦鳳路二万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冬十 西廊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置廊延都監西上閣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川左藏庫副使景泰為西上閣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本路徑畧安撫使招討副使始賊以兵十万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賊瑜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迥迥不進泰斬以恂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觀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騎來犯短兵接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款兵賊徘徊不

進款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与戰遂
斬首十餘級先是以西邊將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官
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制知天都左右廂点兵然未知寇出何
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刘璠堡可乘驛亟往遂迂礼
賓使荣州刺史环慶鈐轄手詔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登
晝夜兼行比至平凉賊已解去狄青時亦被召會賊寇渭州
急乃命番形以進辛亥以环慶路都部署径畧安抚沿邊招
討使龍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
署径畧安抚使沿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為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郎延路都部署經畧安抚招討使
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為左諫議大夫葛
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
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旋帝始聞定川事按圖
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
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
謝邊陲辞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
邊豈臣子捧官之時乎而仲淹等累辞未聽琦奏乞并罷所
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辞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
已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御琦又言朝廷定著
不可以思乱皆不聽至是乃壞舊職又迁其官琦辞所迁官

曰臣得還旧職固榮矣賊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迁不聽癸丑贈懷敏等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应变遂至覆車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公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號州坐懷敏之敗也公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公馳書戒勿入第皆城為寨以羸師誘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勢勝犯渭州公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先是公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公奏易之不聽故及此三年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偽使伊州刺史賀從最來納款議元昊納款事見經西夏要畧門

偽

使伊州刺史賀從最來納款

議元昊納款事見經

庚戌

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使延州典龐藉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從最赴闕癸卯著作佐即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即使夏州先是良佐与賀從最詣闕館于都亭西駟承受使臣取元昊書中書樞密院諭從最以所齎來文字名体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却令齎回其称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礼自今上表只稱旧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亦如接見契丹使人礼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摧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生日与十月一日

賜齋之計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兵復賽棚並如旧仍命哀佐与從最等同往議定以聞乙酉元昊復遣呂你為定幸拾寮黎罔聿曠与邵良佐俱来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称男而不為臣犹執前議也丙戌元昊始臣自号夏国主復遣尹与則揚守素来議事廊延經畧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刘岳等与戰敗之詔功第一迁西資次迁一資四年冬十月初元昊以誓表来上其詞曰西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边人逃亡亦無得襲遂即以歸朝廷歲賜乞如常数無致改更臣更不以多事于朝廷今本国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

詔盖欲世々傳承未以為好倘君親之議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庚戌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方里西夏之士世以為服今乃納忠悔咎表于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变申浚懇至朕甚嘉言俯閱来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国人藏書祖庙乙未册命元昊為夏国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尔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泊尔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称謂非正疆侯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劳戍而能追念前誓自歸本朝勝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内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尔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礼使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待節冊命爾為夏主
永為宋藩輔光雁寵命可不謹欵朝对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絹茶等物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置推揚
於保安軍及高平寨弟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往館於宥
州閔律則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為常時律則以留延州議事
故後時也甲申詔曰朕以元々之故已赦曩霄罪復許為藩
臣納誓寢兵与之更始朕念興師以來陝西士暴露良苦民
疲轉餉其降擊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民賜緡錢民去年逋
負視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常為羌所寇掠除逋負
視此進士一奉諸科兩奉並与免今年取解五月夏國主曩
霄遣使來謝冊命八月詔陝西河東嚴戒邊吏毋得輒有生
事辛未治班曆手夏國

仁宗經制西夏要畧

景祐元年十二月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
常道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
宜亟防邊備論西北攻守之計章疏十上々欲用之会丁母憂
宝元二年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賊知齊州鄜州李渭降尚食
知汝州生不察虜情也朝廷雖知元昊犹喜遇其便初詆誅
元昊使者叅政程琳以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王陳德執
中皆欲執其使盛度等不可卒遣之三月壬寅右正言具育

言畧曰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群議
修節用愛人之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
上嘉納之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
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絕而已一有背
叛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犬馬不足貴也今
元昊若止是款邊當置不同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
詰其由不足中國叛臣即加兵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
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掠因而偽道
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机今宜明烽候
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筭也初元昊

反書聞朝廷即詔出兵群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
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窘漢之外服叛不常
宜外置之示以不足貴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
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抚而收奏入宰
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奏俱不報
癸卯賈昌朝上書畧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遣朝廷之
憂臣謂此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
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至今未聞有所施
行又云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
邊陲雖寧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農務不蕪外厚幣聘內豐廩

假自餘虛用冗費雜以恣教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
務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納校其出入之
教約以祖宗旧制其不怠皆省罷之詔樞密李士張若谷右
諫議任師中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省城_減以聞真
定都部署夏守斌上召用之入見帝問西事守贊曰平時所
屯兵馬不及千餘弟可禦草寇耳賊兵甚至固守不暇安能
出聞耶宜并兵扼冲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然之韓琦言
減省浮貴如自禁宮始詔從之六月丙寅遣魯絕持詔諭喃
厮囉使擊元昊卒不能也先是詔陝西安撫龐籍諭旨如永
興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畧曰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

討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若善治地壘修利器械約
束將佐控扼險要但趨過于歲月不預計于勝負是今之常
制也謹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
籬三詔喃厮囉父子用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
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其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
丘隄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陳兵七增置弓手壯丁
獵戶以備城守八近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
保大寨以金兵力九閑中民坐罪若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
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
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秋九月甲寅直集賢院富弼上疏

言趙元昊反狀有紊者六事云是六者歲月也久中外共聞
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養成深患遂此大發此兩府大臣
之罪也臣今畧舉條以止為戎事不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
一不斬其使以破其謀二今始用武而遽揀軍以驚衆三不當
惜內府而取于民四不當限官而奉士五馬遵之賞薄不足
以激勸六購募元昊科格無益七宜罷免戛守贄之職而別
選才能八不接見武臣非所以廣接納十一月修起居注宋
祈上疏論三冗三費冗兵冗官僧道齋醮董修之費寺觀卒
徒司官之費使相接度之費時陳西用兵調費日促又言人
不率則不從身下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險風示四方
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与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必自
宮掖始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復可舉雖使風行
電照飲馬河兩燾爾戎酒可玩之掌股中矣開十二月直史
館蘇紳陳八事一重爵祿二遴選揀三明薦奉四異服章五
適才宜六擇將帥七辨忠邪八修預備預備之道莫若安
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
民之利則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
久欲國之富則崇節儉尚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
之冗去兵擇之蠹絕奢靡之弊書奏帝嘉納之紳又請詔西
邊為入討之計云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其論

利害甚多知延州范雍言西邊守禦利害知制誥葉清臣論
西邊兵備虛弱鄜延環慶副都統劉平上攻守之策云請召
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初夏竦
請置士兵易戎兵東歸今既下知河中府楊偕言不可朝廷下
竦議竦奏士兵其利六慮有小人不忠以謀非出已曲要破
壞果有楊偕上書熒惑聖聽但偕所言以少擊衆乃虛語若
偕能之乞命以代臣尽減邊兵千人留百官留十果以此平
克蕩寇即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亦乞嚴譴以戒讒慝詔以
竦章示偕、奏云臣之所陳盖謂增兵習既不精徒費國用
虜未平而中國先困竦乃以臣為不此忠其用意非獨欲中

傷臣亦欲傾朝廷大臣也古人以少擊衆不可勝數今竦在
涇原守其城壘不問出師何用兵衆盖竦意戰或敗血則欲
也兵少為辭又云兵不條土地係將帥訓習抚養激勵之如
何尔竦說遂屈

康定元年二月宋庠請嚴守備潼關從之諫官富弼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自潼關以西棄之耶已丑富弼言有害之襄以
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
与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宰臣張士遜請遣使女抚陝
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
陝西安抚使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功今

因小警乃開後福乙巳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
馬韓琦言陝西科優頓仍民不勝其困請免此一路以安衆
從之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盡與宰相叅議富弼言邊
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院
上取其言降是詔丙午改元悉許中外臣庶上封事朝政得失
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曰食以謂應天變若通下
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丁未詔韓琦與運
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具疏以聞當加優卹
將佐懦怯並今罷去停諸州上貢之物數十萬時慶州陳叔
度陳边防策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置之

僻左何得自郊非所以求人才也詔皆從邊任己酉知延州
范雍言昨朝廷詢臣深討之計已未知深入之利又言借援契
丹令舉兵為將自庶使此賊可滅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
契丹賜千万可以破借助之謀也范雍降知安州生失刘平
石亢孫也時賊圍塞門安遠塞琦奏乞留雍以安衆心若謂
雍節制無狀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丙辰內出手詔俾大
臣條陝西攻守之策庚申再降郭勅李渭言者以二人不當
拒絕山遇使故也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畧云李士彬族
破而沿邊籬落壞宜選閣門祗候為寨主以補其闕抚存熟
羌云邊兵小屈皮膚之憂民力之窘腹心之患也臣請其修

緣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
量為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增上兵減騎卒士兵
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秩之科以誘兼并寬
茶鹽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何主
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時手
詔詰訪施中既合議上對退復奏此上嘉納之起居注吳育
言比常建乞通回紇以破吳賊宜募机辨有膽畧者使多方
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壬申以達州刺史高志寧為
河北安撫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隍州上言請乘賊未發選
堯將銳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章疏十

上不報徙知具州刘平石元孫陷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
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至闕問令宜為何 策志寧曰今
將不達權兵不識法制故敗請以古陣法教之諸帥以今所
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與契丹通宜為備故命之俾經
畧之三司使晏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受諸將
乃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聞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
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宋綬在河南畫
十策以獻帝初詔詢攻守之策至是召之同管樞密知永興
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民苦調發吏或促辦因以侵漠
衍為之區處條畫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朝會使得

次第輸送永興比它州民費者半范仲淹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詔牽才任將帥以名聞富弼之言也已卯詔吳遵路籍河東鄉丁為邊備不其法於諸路以遵路常建議復兵民也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彥傳言西鄙用兵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峻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五長斬之伍長不進什長斬之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較軍中之令可謂墮矣國朝者令禁軍將校之有過宜從中覆施之于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十數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御人哉上嘉納之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禦捍之構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次以環州

最逼賊境為今計者莫若分河中同州鏡兵三千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履奉路經畧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元充木路鈐轄鄜州駐劄用朱觀知環州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其沿邊城寨自來係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小寨柵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沿邊都監路分等之關即令選差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不必拘定等杖但以人才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上嘉納之康定元年夏四月大理寺丞秘閣校勘石延年往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常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

始召見命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藉鄉丁為故也
己亥陝西安撫使韓琦等言慶涇鄜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
種請聽富民自僱人大修築量上予官三萬工齊即五萬工
監簿七萬工簿尉八萬偽備戍十五萬工奉戍乙巳詔運使
河北姚仲孫沿邊安撫高志寧密下諸州軍招募士兵從王
拱辰之言也拱辰奏使還言虜不畏官兵畏土兵故降是詔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運使御史知雜高若訥
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若訥為諫官訖仲淹謀事
陳澗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疆事固當體朕委
寄之意詔諭之若訥尋留判流內詮壬戌呂夷簡自天雄復

入相節使李迪代之士遜罷政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
言於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關中之備無二三為今之計莫
若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鳳為環
慶儀渭之聲援比則同州河中控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前
華州扼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
二萬人若寇至則使邊城清野不與戰關中少實豈敢深入
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
所施牛羊之賀無所售二三年門彼自因弱待其衆心離叛
有間隙則行天討此上策也戊寅夏竦為經畧安撫招討永
興軍己卯韓琦為陳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並為陝西經畧安

抚副使初仲淹与夷簡有隙及议加取夷簡請起迁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盖同事夷簡何憾也知同州厯藉為陝西都轉運使藉常上言宜裁酌三官之賜以勵戰功則虜不足平醫官內官未官丁亥以任福為環慶副都部署知慶州聽便宜從事厯藉言今以廢並边小寨自今緩急有言並令互為應援從之帝當問丁度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窘迫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非計之得也為今之計莫若謹

亭陸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边要覽癸亥即延鈴轄張亢手疏言禦賊之策其後遂多施

行者八月乙酉田况為陝西經畧安抚司判官胡瑗為經畧安抚司勾當公事况從夏竦瑗從仲淹辟也庚戌仲淹兼知延州先是有詔分边兵部署領万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二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衆寡出戰而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分州兵為六將；六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云九月都官員外郎景秦為左藏庫使秦普州人元昊未發尔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不報已

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城要畧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於是
有荐泰知兵者稱旨換秩知寧州庚午种世衡知延州青澗
城安遠寨門既陷賊東路無藩籬賊益內侵世衡言于仲淹
請營救宥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
致河東粟北可畜銀夏仲淹為請于朝詔世衡即廢壘具築
城成賜名青澗州開營田二十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
利城遂富寔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与所服帶常客飲
有得虜事者即予飲器由是屬羌皆樂為用無定河蕃部
鈔边率屬羌討擊斬首數百壬午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
聞且言刘繼宗王珪等宜量貸其罪以責後効從之冬十月甲

午賜涇原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瘡絹百疋仍
遣使抚諭之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勵諸將勸金字處置牌賜
之使得專殺初昊宗慙等至永興議边事夏竦等合奏今兵
典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安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
軍盖未可輕奔及刘承宗敗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
攻守二策遣副使判官尹洙至京師求決于上乙巳詔御涇
原西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上与兩府大臣共議始
用韓琦所畫攻策也密杜、衡以為僥倖出帥非万全計不
聽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言便宜三事通漕運畫地利昔之
畫地利者易為攻今之言財地者難為術昔之民賦稅而已

故其不足而鑄山煮海推酒与茶征關市而美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日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于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三曰權商賈見財用門丁未詔括馭以脩征討從陝西經畧司所上攻策也時陳執中亦不欲出兵

慶曆元年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攻守利害云臣所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惧春初氣寒士寒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教遂奪重兵取緩宥二州擇要害

而扼之屯田營兵則指久之計如此茶山橫山可以招降戍從午詔仲淹所請仲淹又言廊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無修復城寨却是遠而前後凡六奏卒成承平寺十二寨藩漢之民相踵復業壬戌遣使安撫諸路王堯臣將行請曰關中之民彫疲為甚請稱詔勞未乃諭以賊平蠲租二年從之是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請延州与仲淹約言已卯至保安軍仲淹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章表不敢聞于朝乃自為書諭以順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还抵元昊二月夏竦言出兵利害詔以竦奏示仲淹厯藉言畧曰臣藉度朝議以大兵屯聚已久費国力下困民生欲決于攻

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者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禦捍賊地所產之物戾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益更練將卒俟其罅隙可乘然後大奔庶凡有万全之策陝西簽書判官田况言不可出兵者七事韓琦言今已來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且令諸路置辦軍需訓練兵馬俟秋初三月任福既敗朝議恚欲罷諸路行營之号明示招納使賊驕急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体量士氣勇怯如可駐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安南等處三州廢寨安存熟戶并弓

箭手以固藩籬又云今乞且未可進兵必恐虛有勞弊守圉慮患豈可深入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得罪必連奈何成敗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豈避罪于其間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員外須令討擊不啻疎虞敗事之後謀之何濟惟聖慈念之行營号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元昊始將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表師蹶將之憂兵連民困必有賊盜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發得歲月之須選將勵士堅城備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

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說蓋與吳育同說者皆不謂然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畧以兵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當至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曷之則老師費財不得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延攻其所必救形務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夏四月夏琦降知秦州任福敗軍琦上章自劾會夏竦奏福建違琦節度取敗不專知琦上知之手詔慰琦范仲淹降知耀州賊如故大臣言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奏宋庠言于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奔志蓋忠于朝廷欲招內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徐助衍言孫沔亦上言辨上悟乃薄其責詔陝西經畧安撫招討知永興夏竦屯鄜州同知永興軍陳執中屯涇州時兩人說邊事不合分任之壬申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西長六百人約與賊為御道後呈首露執環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簽書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一罷行族以戾守備二募民兵以增屯戍三

擇大將以明部分四募死士以去賊手足立寬鹽禁以招抚
屬戶益步卒以減騎軍戾軍法毋輕易主將給未造酒犒士
卒精器甲治器用以為守城之備上嘉納之己亥陝西体量
安抚使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納二千餘里屯兵二
十萬凡賊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之勢不侔彼常以十戰一我
常以一戰十其為勝負甚明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地形益
屯兵馬以待其來四路之中涇原為急須益兵三萬屯渭州
以備出戰為鎮戎山外之援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為涇
渭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益兵二萬于環慶二州屯
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誠之衝

突也其次秦州合秦州所管兵馬共二萬七十分屯諸城寨
外土兵不及萬雖然驗其事形若有所恃儻用禦捍亦未為
全勝之師必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諸寨清水縣以扼東西
之來路寇至則據險守隘以寨其前出山外之兵以要其後
必未能為邊患也堯臣又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
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任福坐違節度不可涇
責主帥由是忤宰相意他議皆沮不行又言招抚蕃部熟戶
從之秋七月鄜延都鈐轄張亢言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自元
昊叛逆以來民力彫疲邊机軍政措置未得其宜陳所宜十
事不報命蔣偕与環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抚蕃落用田况之

言也辛卯范諷知陝州入見上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日久當自服倘內修百度躬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為陛下憂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胡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点差弓箭手強壯分募願充軍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竊思此事齊係安危謹列不便者六事疏入不報寶元初青州人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為狂安置福州及元昊反所部弗授遂逃至京師復言書言劉平勇而無謀必敗宰相益怒下開封令府司以在官無故亡法劾宇司錄陳希亮奏乞取所上書付所司治即其言驗不得當加責宇由此得釋劉平既敗乃授宇青州司馬宇復上

大衍陣圖及系說七篇已未以為環州軍事推官辛酉韓琦復官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上疏畧云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於上而朝廷益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入保城寨則邊民重遷若其屠掠盡從內地則諸族屬戶皆為賊合公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糧草從何而出賊既知無後患席捲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愛民省用則賊勢未弭邊害茲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寇常

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為蹙境棄民之策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廊延涇原環慶三路防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廊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于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于春秋西域奔動之時先扼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人于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畧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地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駭使既不能為亂則可以嚴

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逆就食糧草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策也冬十月丁亥知并州楊偕請建新麟州謂迂則有五利不迂則有三害云麟夏二州唐漢古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上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常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為界其諭偕速修復寧遠寨以接麟州夏竦陳執中俱罷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始分陝西為四路秦州韓琦渭州王汾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

安撫沿邊招討使十一月丁未高繼宣知并州河東路經畧
安撫沿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列六事一罷中人預軍事二
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冗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
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奏不上罷知刑州田
况欲于鎮戎原渭之地大興營田以紓邊計是月梁適自陝
而還仲淹附攻守二議攻則欲進築城寨以扼其地守則欲具
屯田以息轉輸之患云国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
用守則必畜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有文帝和樂之德無孝
武哀痛之悔天下幸甚

律書載漢文且無設兵事

十二月韓

琦自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兵衆今不立法制則

各務生全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署
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如給錢
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敗者并斬仲淹奏朝廷差除中使督
促諸路輕易入界之失二年春正月仲淹奏請給樞密院宣
及宣徽院空名頭子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
降蕃部從之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杜衍荐之召見論
邊事甚办上悅令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
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知慶州
范仲淹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幸
於或勝恐非良籌假令克獲又煩守備若且動于訓練屢加捍

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以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
久卿宜深体此意与隣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
以聞仲淹復奏畧曰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攻有利害守有
安危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淺近進築守
以上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攻宜取於近而兵勢不危守宜
啗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其間詔陝西諸路叅議
以聞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有
功者從之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屬羌陰連虜為邊患仲淹
謂世衡素得屬羌心而責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鎮抚之厯藉請
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屬羌非世衡不可怀詔從仲淹所

請世衡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奔遂介焉以待又課吏民財
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由是人人皆精于射虜不敢復近環
州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厯藉言
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
勿問及徙環州詣藉拜旦泣曰世衡心腸似石也今日為公
淚下矣己亥以韓琦為秦州觀察使王公為涇州厯藉為鄜
州仲淹為汾州並觀察使夏四月五月甲寅詔三館臣察上
封事及聽請对歐陽修上疏言三敝一不謹号令二不明賞
罰三不貴功實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
策五曰可任之臣冬戊辰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

下監唐末五代藩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
為万世之利非羌西之叛亦選擇將領鳩集士農士不素練
固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兵故
戰必致敗此削方鎮過甚之弊也又言方今備邊之尤切者
六事一馭將帥二復士兵三訓營卒四制戎狄五緩蕃部六
明探候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盡地亦不可
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朝昌曰契丹許我而有
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結質欲助唐討朱泚
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与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
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上嘉納
之原州屬羌明珠臧截二族兵數戶与元昊首尾隔絕鄰道
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
繼嵩常以喪師平時猶豫反側今討之必与賊為表裏南入
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环州边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别路大入
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盧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賊自安
而环州鎮戎經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葫芦
諸寨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与文彦博对易遣内侍王
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独當願与韓琦
同經畧涇原並駐涇明竒兼秦鳳臣兼环慶一則夷夏稍安
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与韓琦可合秦鳳环慶之兵拮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
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兵
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
期平定願詔厖藉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
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
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
仲淹厖藉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
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初高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京
諒願城中兵少乃築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
遠近形勢報傍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
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藉定川戰
沒者哭于佛祠祭酌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其所歆於是士
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荐以自代校理余靖言秦州非
韓琦不可守彥博新進懷德元聞不報辛卯詔新知永興鄭
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軍行所須願
下有司相折為三等非急切罷去十二月庚午涇原安撫使
王堯臣言今休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望勅邊臣深鑒前敗
不可更駟士旅以陷敗机世衡周問元昊欲和不錄三年春
王堯臣至陝西言見鄜延環慶路地有險固而易以守惟涇
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戎虜之衝臣畧論一路五州軍城

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之策凡五事望下韓琦
范仲淹相度施行之詔韓琦范仲淹厯藉凡軍期不覆者皆
便宜從事用安撫王堯臣之言也乙卯韓琦仲淹等言元昊
遣人赴闕將議納和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号
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礼從元卒之称亦有大可
防者三伏望聖慈于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全朝長久
之慮校理余靖言昊賊私差署官入境欲与朝廷通和臣愚
料之以謂挫北胡之氣屈西戎之銳不如不和最為得策或
欲速成和好而屈各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
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冢來求和者權在于我則不必拒之

也惟陛下裁之夏四月己亥資政殿李士兼翰林侍讀李士
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偽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
未肯称臣昨聞宣傳下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礼又逐州
通判就驛燕待之大過深恐其後難為處置失中國制御夷
狄之術兼聞西使之來盖因契丹所喻元昊既稟畏契丹則
朝廷可且持重縱使其議未合亦有後番大凡制事在于初
初若失宜後難救正今日又聞西使入見賜与甚厚既許其
偽補之珎則元昊自為得志臣去年使契丹与館伴刘六符
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称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饋初既不避
此名今人未即如約在受前恥而不獲効甚可惜也今朝廷

過有許可受憂有二事若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于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答之也若契丹謂元昊本稱臣于西朝今既南朝不稱臣漸為敵國則以為獨尊矣異日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之二者必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而制而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卒無過事謀无遺策書不云乎謀及卿士及庶人

謀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謀欲其廣也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置

邊郡侍從之臣數屈丞相漢始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凡北虜西戎之事係于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凡有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斷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善為裁擇先是歐陽修言臣料國家今若不能曲從其言不如優寵其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若是不受彼必自虧事体不若急修備以圖勝筭修雖有此議然朝廷更未之從也且元昊既未肯臣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而府事諫皆欲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屢合謝于上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琦獨異上顧問琦歷陳其不便上曰更審議

之及至廷議琦稱不可益堅殊变色而起復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講和其患有三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体契丹無爭端此議和庶為得策諫官蔡襄余靖言修又言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日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日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日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日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急欲和甲午樞密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修儉國治民安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思深遠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十萬世而無

窮者今陛下紹三代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

者八十餘年矣而臣切睹時事可謂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社稷之未安也臣輒盡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竒碎渺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惟專務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總午即欲出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僉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木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迂之法故遺才甚多近

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裕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旧制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千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貴以歲月使營守禦之情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歛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

見迂都遠畧事陳八事大略謂

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然教事之奪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為國之患哉上嘉納之歐陽修言風聞韓琦以范仲淹已作叅政欲自請行不知是以不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連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賊俱堪信用然仲淹以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服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付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難諫官孫甫言切覘西人議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利害之机安危之計願陛下熟晷之乙酉陝西宣抚使田况言自冬初諸路得謀者皆声言西界逆遇乞剛娘鬼等諸腹心謀叛賊事

資被誅國中大亂臣竊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天若
心實欲和則當誇示兇勢幸我曲從以厭甚私豈肯詐揚此
聲自見危弱此其勢實衰而亟求倚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犹
且倔強妄有干求不宜過有許予示四夷以弱如謀者所得
皆詐則觸謀懷毒志未可量雖盡付所求只是納悔朝廷既
恃和懈備賊羸形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
熟思計其事其歲給不可優增也歐陽修言伏見張子奭奉
使之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受冊而尚有教事
邀求朝廷未知如何處置今若只為臣下苟安之計則何必
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以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

臣願陛下詢于議事之臣五事不錄万一能有說焉非臣所
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又云西城雖和所利極
鮮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
陛下留意而思之戊申諫官孫甫言漢以金繒遣匈奴賈誼
謂中國卑辱之甚遂致流涕今與一小蕃議和歲給之物近
又增至二十五万彼犹偃蹇未滿其意卑辱又甚于漢夫今
日之事又在預擇將帥擇將之術必有責于大臣昔周世宗
以鳳秦之亂命宰相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成功而世守詔
王溥曰平秦風卿之力也盖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荐用慶秦
二州惟朝廷選擇將帥而深計之四年罷修水洛城從宣抚

使韓琦奏請也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夙翔
府勝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号州賊如故并代部署張亢為
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并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恭知
政事范仲淹言也諫官孫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常一日
去兵雖然無兵良將与去兵同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勝于
夷者有良將也今日養兵多而未常勝者非无將也不知其
才而任之也韓琦田况近皆遠自陝西邊將之才無容不知
請詔琦等條四路將臣能否其最下者黜之庶几將帥得人
而勝可取也夏五月樞密副使韓琦叅知政事范仲淹並对于
崇政殿上策畧曰臣等思和与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
者莫若擇師練兵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权宜以戰守為实
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奔而明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
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而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
言之其一日臣等觀西戎畜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戎屢
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实畜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虚称
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礼敦信以盟好為权宜選練兵卒
以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者也其二曰久守之計莫若畜土
兵其衆多言山川習戰聞北之練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
土兵教少而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迁其家
于邊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保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

安此可恃之兵也陝西新刺保捷孱弱不堪戰者宜首次之使歸于四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三萬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徙次邊或屯閑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備訟邊所招弓箭手使之聚居險要与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屬戶蕃兵弓箭手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率則必先聞集卒之期我之賜邊兵車盡何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欲長駟而來則使諸將出可以踣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併力以乘其弊進無所利退而有禍不能而三其卒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犬羊之衆動号十萬以我守之兵拒彼專卒之勢衆寡不敵遂及于敗我若復

用此等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請于麟府廊延環慶

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卒一萬騎三千

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去候其精勇然後覘賊之隙使三軍

互掠于橫山橫山一帶蕃部元昊入寇必為先鋒降者厚賞

納質各令安土拒者併力急擊必敗其放使賊奔命不暇部

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此春秋時吳用三軍破楚之策也先

昊若夫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此攻策之得也

又陳北虜七事見契

丹是日二人指陳上前數刻乃罷叅知政事范仲淹安撫陝

西先是仲淹聞契丹与元昊相攻料其可疑者六可憂者三

云今乞圣慈領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与

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者一奏納于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
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保：信則便屈河
東備禦之策戊午富弼奏契丹必不寇河東杜衍言契丹必
不來仲淹爭議帝前詆衍不以為恨韓琦請行云不須一人
一騎仲淹求再對奏琦語兵竟不行仲淹不以為忤也先是
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凡此
守禦富弼言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奏表辞理恭順一遵朝
廷所約只是權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到闕臣乞与婉順
商議示以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謂其恭順却于元約事外
別詰難邀勸所宜多方容納令無憐我之意則必尽力与契

丹相持若二寇相殺伐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又范仲淹言
前代帝王與戎結好通和礼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
盖惧邊事不息因之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变而為社稷之
憂如漢高祖唐太宗身經百戰既定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
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强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
雪天下之恥今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以議通好今
衆議欲復得寨門以全疆土且西戎驕怯不足與爭但名体
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
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兵使民富土強以待四夷之
变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害之福也諫官蔡襄言元昊陳

至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約束兼余靖請北已有回
奏別無齟齬之意臣切謂速行封冊詔如靖言仍令延州先
移文夏人仲淹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後詔
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
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固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
上督使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自劾朝廷不
問藩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十一月初環
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藏康奴三族最大素弓強獷撫之則
驕不可制伐之則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州交通西界宣撫使
范仲淹設築古細腰城斷其路于是傲知環州种世衡与知

原州蔣偕共幹其事世衡時臥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
甲士昼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虜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
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忘虜援因遂
服從城成而世衡卒冬十月范仲淹復檄蔕築堡大虫總
堡未完而為明珠滅滅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畧
使庭下請死王素將數其罪今復住畢功以贖罪狄青曰偕
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青乃不敢言偕
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还始明珠策族數為寇偕潛兵伺
之斬首四百擒酋豪二十九焚帳落八十獲牛馬三千所俘
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偕笑自若五年春樞

密使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矣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禾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又陳陝西合措置事件以任主帥從兵就糧去冗去以蠲經費上悉施用其言六年詔陝西安撫及運可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恤民自其受進誓已及一年一年而調度尤不敢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副使厖籍之言也辛酉詔河東經畧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以聞

仁宗朝契丹議開南地界

天聖二年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未遠今其奔兵者以上初改觀試朝廷耳豈可自囂耶若終以為疑莫若因兵河決以防河為名方一有變亦足應用未錢虜果敗盟

景祐元年十二月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皆驚癸酉命張克為北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虜歲亨金帛甚厚今其王孱而歲歉中門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万一有背約臣請環甲為諸軍先朝廷欲大發軍為備輔臣迭議上前參知政事蔡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渝盟已有契丹祭天幽州

以兵屯境上尔二年契丹主加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

慶曆三年春二月契丹謀聚兵幽薊前遣使致書求開南北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橐以聞且言契丹潜与吳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按守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乙未詔直定府定府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万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百副人詔河北路路提点刑獄視所部州軍城惶應修者修之人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皆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寢廢矣詔始下人情訕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

教舍開諭父老人情始然辛丑以新知河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于曹州復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借卿威名鎮抚尔人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李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則六符未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无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詔封折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歆洽于綿速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関南是石晋所割迄主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壞人

神共憤廟社不延至于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与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宝座拾有征之北總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因強兵富南北王府並內外諸軍弥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請詳嘗窺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為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增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六宜垂報迨者郭鎮時至杜防又回難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奔殘民之代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于猜嫌慮惟歎于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旧附之區關西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悟深達恟悰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法且厭兵困因教其主衆兵出汲声言入寇而六符及英去以書來求閩南十縣正月己巳邊史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肝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皆憚仆宰相呂夷簡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对便殿叩頭曰生憂臣辱臣不敢受其死上為之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常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礼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答

英等自以虜元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惧色可動故母与之
開懷盡言異以釣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
主所欲者告弼且曰可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
生民旧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
朝館伴朝廷欲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
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弼以結婚為不可初
虜主之弟宗元者号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于虜中常自通
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
則善然本朝則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

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婚之議卒未授

弼礼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
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柰何遂以官爵賂之因辭
不受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
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圣皇帝保有基
國惠養黎庶与大契丹昭圣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津於
幕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
問且以瓦橋旧地晉陽故封援右門之割城還周朝之復境
係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敷鄰堡之信凡諸細
故咸不寔懷况太宗皇帝親留并如歷面燕壤當時貴國亟發
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

吳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做擾邊陲日鄉訖討除已嘗
聞達杜防郭稹傳道併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軫旁午屢
聞嫉惡之談 聞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
謂將軫 原反致訖於忘苦復云築營堤埭開決陂塘昨
綠霖潦 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踈導當稍善防豈蘊猜嫌
以虧 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卿
兵充藉之日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而何形於
疑阻故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與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
辭至悉虛鑿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二書之外一
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忘諒為聰達應切感恩再屬清和

妙臻戩穀目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李生王拱辰所撰也甲

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
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于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
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耶德用謝之日明天子在上
日常多豐年因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挫客歷陳其家
世六符竦聽五月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直學士兵部郎中
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与瓦吳為婚恐陰相
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沼意毋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
察之二年秋七月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反增歲幣二事往
報契丹惟所擇弼至後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

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朝廷必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齊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弊犹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水塘治城隍藉民兵此何意群臣就欲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地求而不可待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志章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後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則人生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

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也虜主驚曰何為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居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国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難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平誰任其禍者令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欤抑人生當之欤若通好不絕歲幣婦人立臣下所得正夫使者歲三人耳於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藉特補

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之者但以其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賂契丹周世宗復代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凡十年若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蕃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常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于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願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初平

河東遂能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續故謀燕薊乎弼曰

太宗時北朝先遣裨刺梅里耒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取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常言朕為入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他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机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可以生資國用朕念兩國生靈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受金帛以徇北朝之欲北朝豈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于心亦不媿於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於此大喜當共奉使而王

意翌日虜主招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
歡歡好之久尔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又弼曰南朝皇帝
遣臣問於陛下曰北朝歡得吾祖宗故地南朝亦肯失祖宗
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
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旧封亦安敢復理此事
正應彼此自論尔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問公榮辱之言意
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歡取惟結婚姻可設尔弼曰結婚姻苟
以生釁况夫婦之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托不堅不
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絕
四載成婚亦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

今歡擇日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
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尔由是虜結婚之意緩且
論弱還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從還願留卑議虜主曰俟卿再
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未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与茂实再以二事往使于
北吕夷简傳帝旨令弼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
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納款方歲增金帛二十
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二事一西界塘泥毋得展開
二卷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还亡諸色人弼因請
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此并副追

及弼於武強授弼以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約
万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
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誠蔡挺詣中書白
執政上欲知虜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以帽對便殿
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变色學北朝初
議者乃以礼物屬茂貫疾馳至京師日欲哺叩閤門求封閣
門吏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貴之遂急奏得入見日
執政固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上急召呂
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尔當改正弼語益慢夷簡晏
殊言夷簡決不肯為真恐誤尔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

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季士院明日乃行富弼張
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毡館持國書二誓曰三
以語館耶律仁先刘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
事誓能令夏國復婦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万否則十万國
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
元子梁王拱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
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与深王不相和悦則將奈何
固不若歲增金帛但患無名尔須於誓書忠加一献字富弼
曰此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於敵國况南朝為兄豈可兄献
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弼曰

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十
戈蓋惜生靈也豈惧北朝哉今陛下欲發此言正欲棄絕旧
好以必不可冀相要尔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
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万者來
弼既与之虜主曰必与寡人加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
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国乎弼曰陛下兵用能保其必勝
否虜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耶虜主曰南朝既
以厚幣与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故臣使之當時所遺或称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為
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

奪曰我自遣使与南朝皇帝說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
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与南朝書具言臣等子此妄有爭
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辞虜主曰此乃卿等忠義為国之事
豈可罪乎弼遂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
然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斷不
敢諾於是虜留所許二十万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賫
其国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万誓書盖明著夏国納款事
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
但于国書中叙述尔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為接
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既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然朝廷意欲從晏殊議許稱納
字弼一預也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
同修劄六符入見其誓書曰惟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
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致書于兄大宋皇帝
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与昭聖
皇帝誓曰共遵成紀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
用每歲以絹三十万疋銀一十万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
只今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
不得交侵或有賊盜逃遁彼此勿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

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合依舊存守修壞葺寨一切
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
協心庶同悠久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
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之天
鑒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以書荅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
當先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俱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
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鄙边用軍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
若日星今綿遠已深敦好如故閩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
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壹十万疋銀一
十万兩前來銀絹撤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間畝

者並依舊外目今已後不得添展其湜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
在閔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
除見管教目依當教閔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
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閔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倒更
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閔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口並
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日前停留容縱懼恭二聖威震在
天願茲纂承各當遵奉共修大体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
節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于
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敦

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
中國中方因西兵宰相呂簡夷等持之不堅許与過厚遂為
元窮之害虜每歲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紀攻權劉六符極
漢官之貴子孫重于同中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館修撰
富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言固辭先是呂夷簡當
國人莫敢抗弼既敷論事侵之及堂吏以為署度僧得誅表
前益恨因薦弼使契丹交易書款因事罪之館問校勘歐陽
修上書引類直卿使李希烈事罪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
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信
不發而焚之日徒乱人意尔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

館修撰富弼為翰林李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幣于虜和非臣
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于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尔
于功何有而遽受賞乎伏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耻卒辭
不拜虜既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
斬于都市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迁官輒力辭云三年
三月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直李士
弼翰林侍讀李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非奉使契丹
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常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
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其情狀彼惟不來則未易禦也
願朝廷勿以既和而遂忽之臣今受賞被一旦渝盟臣不惟蒙
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于斧鉞願
收新受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當是事未可知于守備
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上察其意堅定時
為改命為七月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直執制誥命納于帝
前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德上許
之焉

仁宗經制契丹要畧

慶曆四年初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又多建堡塞知制誥田况
意虜蓄奸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帛歲五百萬駁削生
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

十方設或復肆貪讀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
大貴每念及此則惋難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
生民所望而係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拱垂之對
不過日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
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又除正衙奏事外
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
北虜築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
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糧財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万一變發所忽制曲中出少有差跌則士不測矣如前
歲蒲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

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偏殿從容賜坐訪建府政專
以虜患為急則人：為恐不知以誤應對事、惟恐不集以
孤全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叶力以有所為今不以此
為急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便對議者羞之臣切憐近列
契同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五月壬戌朔樞密副
使韓琦參知府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其四曰臣
等既以三策陳之久以此戎為憂且北久強在後唐日以兵
四十萬送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与石晉為父子之邦
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爨起直抵京師虜石少主暨當時
公卿尽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恥國家始与結和將休兵養

民自有待也及天下無事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說謀稱兵有割地之請分來元昊欲議和人因而要功其謀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董請朝廷欲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屯兵三專于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凡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與葺則罪其引慝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旧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才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畧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奉闕下吏令

中書樞密院仔細詢訪熟認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有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夫甚整齊乃有一用兵馬却屬西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守固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畧方可預為法制臨時不致蹉跌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就使芻糧以省邊費度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于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于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边上試用者逐旋進

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于教戰者于陝西四路北取魯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設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竒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藉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一考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令可治兵者並增置將校使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陷京師故契丹犯京師坦然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院則戒河朔之兵勿予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款謀深入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阻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代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琦与仲淹陳于上前數劾所罷慶曆四年六月韓琦范仲淹奏河北五事一邊材臣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畫邊事二再設河北三路合屯田去處三委樞密院于閤門祇候以上選

入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四
於陝西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設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令可以治民者教習義勇并增
置將校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發兵馬可疑六事可憂三
事見廣策門戊午樞密副使富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
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
子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衄虜志遂驕頻年寇
邊勝敗相半直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天德于時旧兵宿將
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比幸于是講

金帛之計行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識干戈

歲遺差擾然不定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
未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
用心者請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濶比時大率
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
安謂兵求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二寇稔知朝廷恃慢
如此之失也于是妄欲希賞未常聽也蕃使每列朝廷恃慢
則尚日夷狄之人無札是其常事故不之恤也但只自謾嚇
佯為包容其寔偷安不為國家任責畫長久之計所以縱其
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
窮未可勝算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慢書上問中外

倉皇莫知為計免益以經綽首一時之安二邊所以致然者
乃曰國家向來輕敵妄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
為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奉事不難求
蒙通和則坐享重弊交戰則必破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
禽縱自在去徃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
邊患有河後悔而長守歡盟渝盟擾邊則我遂困不幸凶荒
相繼賊盜中起二虜所蓄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
柘校自取震夏以西其間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
役中國人刀稱中國位号方中國官属任中國賢才讀中國
書通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与中国等而
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国中国所有彼盡知之彼之所長中国
不及當以中国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
二虜也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虜連禍朝廷深憂今
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為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
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賄而盟詛可約也謹具守禦
策如左其守策一日河北三十六州軍内沿边次邊北京雄
霸真祁保羸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
寧永寧七軍北平一寨摠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扼虜
寇而不使得深入定為右臂滄為左臂羸為腹心北京為頭
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

所使也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瀛滄各三萬堆霸翼保廣信安肅各一萬初莫順安信安保寧永寧北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餘二萬分于諸道巡檢遊擊兵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今若使良符帥守十九城分領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開誘衝陷掩襲臣雖至愚未信虜騎敢長驅而南也二日河朔長貳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未都不選擇又移替不定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所

變故邊城不守為患不細乞差選長吏並使久任績効著聞優與就迂厚加寵賜使樂于邊計悉心營職自能以處其三曰除上件十九件久任外其餘十七州軍大小文武官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路分擘奉充所貴上下得人四日屯兵備邊古朱常制所患者民賊有限軍食多闕少須廣為經度始給用度其間歲有凶歉謀之不獲寇至益戍常數不足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所患也虜雖與之和終非悠久之計臣嘗深虜得養民二條其一條遽守邊兵合留外駐泊駐屯就以地分屯于河南鄆齊濮等州以教以養况其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二年一代遇

有緊急發符召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反者耶所以畧
省河朔株斂以寬疲民使之安益蘄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几
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太河州軍起教倉走河南民稅
及漕江淮粟實也近邊兵馬每歲三年一代亦足以寬河朔
困乏之民五曰河北最号勁兵處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
况夷狄乎今屯南兵尚多徒能張為声势而實不足用臣願
河北純募士人為禁兵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既得土
兵勿戍他鄉糧若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北虜風
俗貴率以近親為盟主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
所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臣亦常念國家將帥既未聞于夷
狄而親王素有畏望為匈奴所畏者今不復聞虜心為王室
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為夷狄之窺側
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者試之以政臣知不數年
當有賢宗室如漢河間東平二王矣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
示四夷此有國者之急務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後興王者
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宗室臣亦襁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
割地土自成邦國衍以分布枝葉庇蔭本根張大王室杜觀
天下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
抑壓僅同豢養縱其癡騃殊不教習雖有說書官久寔虛設
是尽欲愚之不令知善道為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至於

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教、教誘使之成器國家富
有天下基業全盛寔祖宗艱難所致所宜子、孫、相承不
絕為歷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未知教導任為過惠俾
外夷哂笑是陛下損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又復退陛下
任李用和為殿前都副指揮使任曹琮為烏軍副都指揮使
者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者尚有親信則宗
室同姓子陛下勗骨肉之親反不信哉陛下不過為宗室無
人臣謂今則誠夫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為朝會
時群行旅進者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其有宗室但出都
城四門之外不知宗室之有無况天下乎又况四夷乎自古

至今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帝万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而
微弱之甚未有如本朝者也宜乎為識者之所憂而北虜之
所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惕
隱楚王夷离畢是其親近甚衆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狗
其國人未必實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皆良將
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實尔今朝廷若能崇樹宗室
使声名漸著聞北虜北虜亦必謂南朝有人根本勞矣欲謀
則息欲動則北古者有以實郊濟者亦有以虛聲攝者兵尤
重先聲而後實况臣之所說必使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
疑其禦策一日景德以前沿邊土兵無事時留戍本州軍寇

至則盡為逐路部署司抽起緣邊關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虜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將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迂入內地山川道路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凡聞有南兵替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復尋景德一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為官軍必敗幸而虜騎中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心矣臣願自今北虜若入寇沿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今部署司抽起若遂處土兵而少即以南兵益之有餘則

方許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自有近裏州軍士兵可以聚而為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領三十萬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更不出戰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城聚而為大陣矣邊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敵虜騎初入使當堂之鋒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亦頗增氣局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虜騎乘而南則表裏震恐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阻喪安能保其全勝哉二曰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只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廣信安肅之間大抵虜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畧州郡然後東出椎霸之間景德前二州

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三塘之交蕩然可以為虜騎歸路遂置保定軍界于二州以當賊衝決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稍梗矣然窮冬冰堅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虜騎无以過矣自餘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被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之阻虜可以平入虜且守盟不動則無以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万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福而逞志洩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而來虜騎初入塘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不願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于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邊開壁會兵張擊之聲而不與戰虜必分兵復禦已而令鎮定亦閉壁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亦未敢長駟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入符家寨口則只咫尺燕薊矣滄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卒雄霸之問即景德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積聚虜見而下兵入莫知為計矣燕地既入寇者必有歸必人為王師所擊而不能遂去于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合兵擊之必大破追奔及燕盡遂虜过山後虜兵

入界則整敗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易為驅除之矣
以兵守居庸關右北口松亭關符家寨北四關口皆險隘各
以三千兵守之固矣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奔
而復全燕之也拔隣郡陷蕃之族乎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
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西山有後來新聞父牛鉄
脚猪窠二口虜人以通山後又州之路然皆險峻不通車馬
雖不加防守尚無所害或于口側少伏車馬縱虜入寇發伏
可以盡擊之假陛下謹重未欲奔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屯
重兵才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出无路進退不遂我于是
以十九城之兵分有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既屈

与和則久亦治匈奴之一策也三結邊豪四結高麗五經制
山陵新路六廣初深二城七防河東凡此守禦十二策總十
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奏使契丹日于河北往回十餘次詢
於沿邊王豪并內地故老博採叅校得之甚詳及於虜庭議
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求載藉質以時務用是裒聚撰述
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即非臣任肖臆罔聖聽伏望陛下令兩
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
敢恃已徇私旁拒衆論而府亦不得徒事成言而無所發明
如此則庶几謀行而患可弭矣知制誥張方平言臣聞外虜
不守封畧築城鄙上邊吏諜知科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故

未審虛實然國家與虜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利盡則交踈亦理之常者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閑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几無搶卒之憂今而疆初寧縱不保其久永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廐收皆當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癸未參政范仲淹言臣竊見契丹來書志在邊功勢將搆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先且大設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初心

縱皆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餘見經制西夏安畧門四年八

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抚臣奏事垂拱殿前面諭之曰虜主受禮雲州遂襲我河東西府直設備弼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兄名一也易出難入二也動稱王師不肯劫癸三也不寇河東四也不先寇河北五也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必不與元昊合入寇七也不聞備無以防我八也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非臣所知臣前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以朝廷方難尽力西鄙未遑北事於是忍羞歲益所入聊以疑兵緩禍而望雪恥

於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
身羞國恥度几可雪于是命弼宣撫河北實亦不自安于朝
欲出避諛謗也乙未翰林李士承旨王度李士王堯臣吳育
宋祁知制誥孫抃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
史知雜沈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召臣等宣示契丹來書與
朝廷答書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莫若以大
義而兩存之如此則于西人無革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
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先是吳育奏凱言為今之策宜使人
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歸我；所疑也若无
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疑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

能委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固拒當為如伐如此則二虜百
公歸屬朝廷及聚議方平當事言不能易有議焉戊戌右正
言余靖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臣復料胡人之意不出四
策一曰借兵于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乏資糧欲假邊粟三曰
軍興費廣先借數歲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
好其他校計不可詳知皆曰前所宜預備者也必若假借財
物拒之有辭惟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
北虜緩詞以款西戎苟紿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若
徇北虜而絕西戎而違北虜俱有兵禍二虜連謀共為矛盾之勢
北人終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違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

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朝廷以靖言為然于是遣靖回謝其復書畧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禮之大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于本朝稽効順之故則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素如將誓文入界倘不依初納則猶可阻還如盡遵承亦難却也冬十二月富弼言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臣奉詔宣抚自渡河而北遍詢虜人孰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机今来事体不及祖宗其事有七一号令不及先朝之嚴明二威令不及先朝之震赫三北虜苟動事係安危誰敢為朝廷主張行事此執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断四民心不及先朝固結五財用不足先朝豐足六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

恐誤边防之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革今日因循之弊為長久之策不勝大幸宝曆五年春韓琦言二

边事見要畧門五月歐陽修言边事見遠畧門